

857.84  
3405

戰地服務回憶錄

# 戰地服務回憶錄



凌青著

光明書局印行

38  
41  
38

857.84  
3405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戰地服務回憶錄

光明書局印行

# 戰地服務回憶錄

實價三角五分

著者 凌青

發行者 光明書局

發行所 光明書局

漢口：交通路生成南里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廣州：惠新西街三四號

經售處 全國各書局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八月一出版

## 自序

我們第八集團軍戰地服務隊現在還在工作，自我離開至今日，他們在浙江，在湖北，做了更多的工作，成就了更多的工作。

當我離開我們的戰地服務隊的時候，我聲明的唯一的理由是，「整個的政治局而不改進，局部的工作是費力多而成功少。」我是抱着推進整個的政治局面的意圖來武漢的。留在武漢的幾個月中，我慚愧我的貢獻很少，這本書的寫作，是我很少的貢獻中的一部分。

我們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確實在戰鬥中進步着。可是，我們的進步太緩慢了，各方面的進步程度，比於抗戰的客觀情勢的要求，相差還很遠。觀察現狀，回想過去，我感慨着：我在戰地服務工作中的經驗和教訓，依然是現實的經驗和教訓；當時使我痛苦過的一切問題，依然是現實的問題；當時我所設想過的克服一切痛苦問題的辦法，依然。今日迫切需要實施的辦法。

親愛的戰友們：一年艱苦奮戰，時間已不算短，血的經驗和教訓，不能算不刻骨；最後勝利的前途靠得住與否，要看我們能不能把握住血的經驗和教訓，把握住正確的勝利之路，向前猛進！

我們的戰地服務隊，是全面抗戰後的第一個戰地服務隊。當時，第八集團軍總司令張向華將軍，敏銳的感到軍民合作抗戰之必要，而原有的軍隊的政訓處，却不能適應這個嚴重而迫切的要求。於是與郭沫若先生商議，成立這樣一種臨時性的組織，用這樣一個臨時性的名義——戰地服務隊。使我們這一批文化工作者，得獻身於戰地工作；使蘇浙一帶的民衆動員得以推進；而且，「戰地服務隊」這種組織，現在已被各軍各師普遍採用，已經變成作戰軍隊的一種法定的政治工作組織，使千千萬萬前進的青年男女同志，得參加戰線，提高士氣，動員民衆，加強戰鬥力量不少。追原首倡，應感謝張將軍與郭先生。又，我們戰地服務隊的工作費用，完全係由總司令部公積金捐助的，總司令部同志慨然助成我們的工作，也是值得誌感的。

我永遠不能忘記我們的隊長——錢亦石同志，他爲中國民族解放事業的忠勇勤

勞，艱苦奮鬥，以至最後盡瘁於黃浦江的烽火之中。我不願拙劣，願以這本書紀念這位中國民族解放的偉大的戰士！

本書是作者個人的回憶錄，而不是本隊的公式的報告，所有理論的，實踐的批評和建議，出於寫作時的思考的成分居多，所以，它的內容，完全由作者負責，如有錯誤，則有待於讀者——特別是張總司令及本隊同志，加以批評。

作者現已決定去華北打游擊，僞裝作序，唯有「非勝利則死」之一念，以告讀者諸君。

八一三周年作者序於武漢

## 目次

杭州灣上·····	一
我們工作的方針，計畫，方式和方法·····	七
在嘉興·····	二二
在南橋·····	四八
落伍時期·····	六一
在江山·····	一一五
四百里徒步宣傳行軍·····	一三六
悼我們的隊長·····	一四三



## 杭州灣上

汽車奔馳着穿過田野間的一段公路，走漕涇轉灣向南，沿着杭州灣上的海岸線前進，沒有太陽的陰沉的天幕罩在海面上，近岸處水是黯黃的，外邊是灰白的，茫茫一片，直到水天相接的模糊的盡頭。玉盤島渾身裹着墨綠的叢林，遠遠地站在水裏，礙眼的能力看去，看不見人，看不見房屋。緩而低的海潮，幽然不斷地捲上沙灘來，又退下去。灘上有一個個的年青人，手把着長鐵鏟挖泥覆穴，想是在修整他們的鹵漏吧！還有三五個男的女的，一羣一羣的背着竹籃，腳踝沒在水裏，向岸走來，他們是拾海蚌回來的嗎？我歉然的感着對於海上生活太生疏了。

公路裏邊是田和菜圃，稻已經在收割，稀疏的茅舍散立在路坡下，田場上，屋草都枯白而朽爛，公路外邊，有蜿蜒不斷的戰壕，附着許多掩蔽部，機關槍陣地，有的地段，防禦工事正在建築，許多鐵絲，木料，麻袋堆積着，許多壯丁和兵士在

細雨紛飛中不停的挖掘着，堆砌着。哨兵帶着鋼盔，荷着槍，面對着海，莊嚴而威武地站在壕溝上。路上有一隊一隊的壯丁巡哨，一次一次擦過我們車外。在金山衛，金絲娘橋，全公亭，乍浦各地，廟裏，民房裏，有些軍隊駐紮在裏面，但沒有進入陣地，陣地上也沒有什麼配備，敵艦在幾次轟擊川沙奉賢和乍浦之後，這幾天沒有來肆擾。

在乍浦，一脈青山，聳立海邊，我想，這是一座天然砲壘，要把它武裝起來，是可以控制敵艦活動的。然而我又一想，這一帶是巖石海岸，不像其他各地段，都是遼闊的淺灘，我憂慮着這裏是敵艦最易駛進的所在，是海岸防禦最危險的一點。

在杭州灣，這一國防線上，我們的勞苦民衆是盡了最大的努力，吃了最大的辛苦的。沿海三百里的長壕，是他們築的。在第一線之後，在奉賢平湖海鹽各處，還有幾十處後備壕，也是他們築的。因爲海岸線公路，容易被敵砲火控制，他們又在築後方平行線。他們的守望隊，在各城市鄉村的街頭巷尾，橋梁公路要點遍布着。他們的巡哨隊，不分晝夜，莊嚴地在執行他們的任務。就是防禦陣地上的瞭望哨，

也有他們担任的。他們用他們的小船；替軍隊運輸材料。他們也用他們的兩肩，替軍隊揹東西。他們服從政府的一切命令，接受軍隊的一切要求，沈默的，緊張的爲戰爭而工作。

我被美麗的海岸所吸引着，我被千萬戰士們的辛勤而偉大的工作興奮着，感激着，我更被我要求了解他們的心思——他們怎樣來做這些工作的，他們的內心也和他們的外表一樣，沈默而勤勞地爲戰爭而工作嗎？這些工作沒有使他們痛苦嗎？我一心想下車，在這裏停留幾天，和他們仔細談話，然而車是風馳電掣地前進，整個的隊的工作，要先到嘉興去組織和布置，隨後才能回來。

在嘉興，陸詒先生從視察乍浦，平湖，海鹽來。他說起在敵艦威脅和我們自己封鎖之下，漁民不能出外海，漁民的生計完結了。鹽民也因常受砲火轟擊，也不能照常工作，他們是生活在極端困苦中。我猛然憶起一年前岱山漁鹽民暴動——那會經震驚一時的岱山暴動。我們認爲這種情勢，是很可憂慮的。倘使他們被敵人收買，這海岸防禦就危險萬分了。當前的緊急要求，是對於他們生活，加以救濟；對於

他們進行組織及訓練。我曾要求陸先生寫了一篇文章，在我們戰地服務報上發表，以喚起地方當局及社會人士的注意。我們自己準備到海濱進行工作。後來我們奉命從嘉興開南橋，南橋（奉賢縣城）距離金山衛，乍浦等地在八十至一百華里以上，我們苦于「鞭長莫及」。然而我們在四五十里的鄉鎮裏，接觸到他們的人，他們說，官鹽賣一角二分八釐一斤，他們的鹽「歸堆」（就是鹽民把製好的鹽賣給官倉），只有八釐錢一斤，租鹽板晒鹽，和租地一樣，要把收穫量的二分之一，交給鹽板主人。煎鹽要大本錢，小戶人家煎不起。稅警是很可惡的，他們常常無理壓迫敲詐。走私在當地是公開的祕密。當地人誰都明白，鹽民生活靠走私，不走私，鹽民早就餓死了。

談話是在茶館店裏。農民，鹽民每天早晨幾十里跑上街，做買賣，坐茶館。他們說到築壕徵工，本來規定有一角四分一天的津貼，開始做五天義務工，他們自己每天帶米攆鋤畝去上工，有的跑幾十里路去上工。他們有做過十幾天的，廿幾天的，有的只拿到三五天的津貼，有的在這兒做了五天義務工，被停止了，過幾天又徵

調到別處做，還是義務工，永遠在做義務工。他們勇敢一點的，就問保甲長，保甲長說上頭沒有發足。有的連問都不敢問，恐怕問了要挨打挨罵。他們說：「爲國家出力，是我們應該作的，只要我們過得來，我們不計較錢。不過我們現在是苦掙命，而且上頭又是發錢的，發錢發到別人腰包裏去，我們有些不服氣。」

一般農民，鹽民和漁民，本來生活就困苦，受戰事影響，就更加惡劣。我們在嘉興，在南橋，都會對這件事提出呼籲，然而未能有救濟辦法。這時候徵工築壕，如果能按照規定發給津貼，未嘗不無小補。可是事實上，竟弄得許多人拿不到錢。我們認爲這事有清算的必要。我們到縣政府調查，縣政府的報告，是各處工費，由各鄉鎮長，按期報工來領，過去都照發的，并不缺少。我們再到鄉鎮公所調查，鄉鎮長就開出一個總賬來，他領過多少錢，各保出過多少工，發給各保多少錢，還有多少工，沒領到錢。保甲長也是這一套，開出一個總賬來，至于壯丁姓名，做工多少，領過多少，這就無法查考了。而且領錢的，并無簽據捺指印的手續規定。「水攪混了好捉魚」，這真有理。奉賢縣青村港小學的某教員，他是保長，他親口

對我講，他那一保出過百多工，分文也未會領過，這些內容，足夠做充分證據。最滑稽的，當我完畢工作，走出那個鎮外時，那位教員——保長，急忙趕來說，「我收回我剛才說的話，那不對。」并隨手遞給我一紙賬單，內開收過多少錢，支出多少錢。我已明白他來這一套，是什麼一回事。我只付之一笑。我們把這些事實，告訴縣長，督促那縣長來整頓一下。縣長于是出了一張堂皇的佈告，叫做工沒有領錢的人，以及查明辦事人員，確有舞弊證據，得來縣府控告，以憑嚴辦。然而佈告只是佈告而已。做工沒領錢的人，因為一律皆不出收據，無根據證明自己沒拿錢，更無法取得所謂「舞弊證據」，那一個僅有的沒貪污，而肯告訴我真話的保甲長，他能夠把他的真話「收回」，我們本身也沒有政治權力，雖欲清查縣政府的這筆賬也不可能。

十一月初，滬西戰事吃緊，我們的總部，奉令調青浦。我們也隨着總部開拔去青浦。我們終于沒有時間到海濱去，進行鹽民漁民的組織和訓練。我懷念着美麗的杭州灣，我憂慮着那班飢餓，辛勞而建立偉大工作的人民！

## 我們工作的方針，計劃，方式和方法

我們這個戰地服務隊，依據本集團軍總司令張發奎將軍所賦與我們的任務是：「動員民衆與軍隊協力抗戰。」根據這個規定的任務，我們的工作，就是在戰線及戰區裏做民衆宣傳，組織，訓練，徵調及武裝參戰。

要動員民衆與軍隊協力抗戰，除對民衆本身工作外，必須從軍隊本身做工。軍隊如何才能叫民衆看見他們不逃避，對他們親愛，幫助他們，和他們打成一片，和他們協力抗戰呢？這必須軍隊不壓迫民衆，蹂躪民衆。每一個官長士兵，他們應該了解，抗戰是爲的救國，爲的保民，必須維護民衆利益，尊重民衆地位，自己能幫助民衆，才能獲得民衆幫助。官長和士兵，在不妨礙戰鬥的條件之下，要能夠宣傳民衆，動員民衆。要有這樣的軍隊，必須改造軍隊的政治教育。所以，我們很想對於本集團軍的政治工作，加以努力。但是，本集團軍是各個不同系統的隊伍

的集合體，各軍各師都各有其政訓處。我們本身只是一種臨時組織，還不是一個法定的組織。他們的傳統的關係和成見，雖在抗戰展開以後，軍隊本身及軍民關係的弱點已經暴露，然而一時還不能拋除他們的傳統的關係和成見，他們不願接受我們的指導。所以，總司令只授權我們督察軍風紀。

要動員民衆，必需把民衆動員的枷鎖鐐拷撤除。各地方領導民衆機關的「包而不辦」主義，名爲「統制民運」而實際取消民運的政策，必需根本改變。積極起來領導民衆動員，讓民衆自由建立民主的組織。地方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的互相結托，剝削民衆，阻撓民衆組織，破壞民衆動員，必需加以肅清。一般官僚主義的官僚，他們輕視民衆力量，討厭民衆組織，必須加以說服。所以，改善民衆動員的政治環境，也是我們的工作之一。

要動員民衆，必需注意民衆的生活。一般窮苦的民衆，他們依靠他們的勞動，來維持一家生活，如果把他們徵調來運輸，服工役，兵役，而不管他們和他們家庭的生活，這不但使他們不堪忍受痛苦，而且會迫得他們對抗戰起反感。受戰爭的影



響而失業的窮苦人民，必須加以救濟，如果不理他們，他們會逼得當漢奸，他們會飢寒交迫而死，這是我們人力的損失。在高度佃租壓榨下的農民，他們在經常的飢餓中，失去了精力，他們的壯丁也不壯了，他們還能反抗敵人執行救國救自己的工作嗎？工人在低工資的情形下，也是一樣。再從經濟動員方面觀察，戰時為農產品，工業品的自給，為增加原料品，半製品的輸出，以便換取國外軍火，和建立新軍需工業的機械，材料，這就必需擴張農工業生產，在農民的極度貧困下，他們沒有耕作資本，沒有口糧，連單純的生產都不能維持，更談不到改良經營，擴大再生產了。所以，推進民衆動員的生活條件的改善，也是我們的工作之一。

我曾起草關於社會調查，民衆組織，訓練的工作計劃大綱。

社會調查的任務：第一，為的我們的工作是流動的，每到一個地方，對於這個地方的一切都是生疏的，這項調查工作，到每一個地方是首先開始的，用調查的結果，作為我們宣傳，組織，訓練，徵調，以及武裝動員的參考（自然不是機械的程序）。我們的宣傳，組織，訓練，徵調，及武裝動員等等工作，固然有一般的原則

，方式，方法等等規定，但這些原則的應用，必需配合各地方的特殊性，以至於落後的風俗習慣。第二，爲的供給總動員的參考，我們這個全民族的生死鬥爭，還沒有全國總動員，但是總動員是定要趕快實現的。不實現總動員，我們就不能支持長期抗戰，不能取得最後勝利。政治的，財政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各個部門，都要以軍事的動員爲中心，而動員起來。要有計劃的總動員，要各部門有機的配合地總動員，各地方的政治，經濟，財政，文化，武裝的真實的報告和統計的材料，是必需的依據。雖然我們只是局部的工作者，很小地區的工作者，但是我們認爲這一任務是必須擔負的。

關於社會調查的方式，有兩種：一是綜合的調查報告，這是一縣，或一區，一鄉，一鎮，一村爲單位，對於它的人口，壯丁，男女，政治，黨務，經濟，財政，文化，武裝，社會團體，調查一個概況。另一種是調查表，主要的有政治概況，黨務概況，壯丁組織及訓練，地方自衛團體及武器，農戶狀況，農產物，生活必需品的供需狀況，物價，金融，工廠，手工業，交通及運輸，民衆團體，學校，社會

教育，難民收容所，傷兵醫院等等十七種。調查表內容：如像政治概況則包括，面積，行政區，戶口，壯丁，政治機關的組織，施政概況，政治人員的言論和意見，人民對於政治的言論和意見等等。如像農戶狀況，則包括農戶人口，有幾個人耕作，耕多少畝，自己的還是別人的，還是各有多少，農作物的種類，副產物的種類，工具，收入，支出，放款，負債，地租，田賦，捐稅，對抗戰有何負擔，對抗戰及環境的意見等等。

調查的進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各縣的人口，戶數，根據縣政府的戰前的記錄，差不多是確實的。但是壯丁的數量，就不確實了，因為有些有錢有勢的壯丁，他們戰前就為逃避軍訓，怕將來當兵打仗，他們運動不登記他們的名字，執行這工作的公務人員的舞弊，壯丁名冊上就沒有他們的名字。調查農戶狀況，必須向農戶直接調查。但是陌生的人，又穿軍裝的我們，找到農家，儘管對他們說出，調查並不是為派捐款派公債，而是為的調查他們生活上的困難和痛苦，幫政府設法來減輕他們的負擔，救濟他們的困難和痛苦。他們總是不相信你，總以為你來對他們有

什麼陰謀，他們簡直不願意跟你說話，就是勉強說也沒有真話。如果你不把調查的原委說出來，不把調查表拿出來，只和他們談家常，這個方式是好一點，但是也不完全是真話，他們總要說得更窮苦一點。當你和他們親切的談心時，假使你怕數字多，會忘記了，把小簿子拿出來記一下，他們立刻就警覺你是不懷好意，不願再跟你說下去，你不記吧，真也會把數字弄模糊了。我們每回做這種調查，只有在農民組織建立之後，並且同他們來往已經熟悉了，他們信賴我們，和我們感情很好的時候。但爲提防他們說得更苦一點，也必需斟酌一般的條件，加以審核，謹慎地，把個人意見記載在調查表上。

我們對於民衆組織的工作計劃：

組織的原則 平時民衆的組織，是一羣共同的經濟地位，職業部門，生活條件的生產民衆的集合體，這種組織，代表它們的共同利害，共同意志，以從事於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運動，目的在於爭取它們各自的利益，擁護它們各自的地位。它們的組織是職業性的，階層性的。現在是爲抗戰救國而要通過它們以動員民衆的

時候，現在要消除它們組織的對立，要全民衆統一戰線，一致對外，在這樣的要求之下，我們來做民衆組織的工作，是不是要取消民衆組織的職業性和階層性呢？我認爲是不應該而且不可能取消的。因爲：第一，取消組織的職業性和階層性，就沒有了組織建立的自然基礎，就不可能組織起來，或組織起來也不能發揮合目的的作用。沒有共同的生活條件的一羣生產的不生產的民衆，是「烏合之衆」。「烏合之衆」雖也有一個共同目的——抗敵救國，但是怎樣在自己本位上去執行抗敵救國的任務呢？各個組織成員就有各個不同的意見，不同的道路，就有千百種的意見和道路，永遠統一不起來，這種「烏合之衆」的組織是不能成爲組織的。第二，全國總動員，是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等等各部門的總動員。總動員要求每個部門爲抗戰而工作。總動員需要每個部門——總部門裏面的千千萬萬的子目部門，都有它們的動員組織。這是天然的，戰時民衆組織也不能脫離它的職業性，而且必需是職業性的。

在職業性的組織原則之下，廠主與工人，地主與佃農，自耕農，店主與店員，

能不能混合組織呢？不能。因為他們的戰時任務雖然是共同的，但是工作是不同的。地位是不同的，主人和被僱者在一個會議席上，被僱者是不可能絕對自由發言的。主人要領導被僱者，而不會許可被僱者插進領導地位的。反之，被僱者的數量多，而主人的數量少，這個少數者的特殊地位將絕對被排斥。他們的利害關係的絕對對立，是不能混合在一個組織內的。所以，民衆組織的職業性和階層性，無論從積極方面，消極方面着想，都是不可推翻的。

民衆組織職業性的分離，階層性的對立，在統一戰線的原則之下，聯合起來，統一起來。

組織的計劃（1）充實固有的法定職業團體，使它成爲羣衆的組織，建立它們的基層組織，實行民主集中制，改選它們的領導部。（2）組織農民，工人，店員，學生，婦女，教師各抗敵後援會。因爲法定職業團體的農會，在各地地方，不是農民的團體，而是地主的團體，所以農民必需另行建立農民的組織。商會也是店主的團體，而不包括店員，所以店員也必需另行建立組織。如果已有工會的地方，則動

員工人加入原有的組織，有教育會的地方，則動員教師加入教育會，不另立新組織。(3) 各界組織，在縣設立總會，在區設立區分會，鄉和村設立支會，(4) 各界組織聯合建立全縣各界抗敵後援會。如已有縣抗敵後援會，則加入它，從組織上推動它的民主化，推動它的工作的發展。(5) 各區應設立抗敵後援會分會，由各區各界分會聯合組織它。(6) 幫助它們建立組織的教育。(7) 幫助它們建立幹部，培養幹部。(8) 指示它們當前的任務，建立經常的工作計劃。(9) 指示它們工作的方法。(10) 幫助它們解決民衆生活上的困難和痛苦。(11) 除上列一般的組織方式外，斟酌羣衆的意嚮和情緒，運用特殊的組織方式，如歌詠團，演劇團，宣傳團等方式。運用過渡形態的組織方式，屬於經濟性質的，如戰時生活問題討論會，農村生活救濟會，農產運銷合作社，信用合作社，耕作互助會等等，屬於教育性質的如戰時常識訓練班，時事談話會，戰況報告，戰時夜校，識字班，抗敵自衛討論會等等。(12) 把觸手伸進一切社交性的組織，如同鄉會，聯誼會，俱樂部等等，宗教的組織，如基督教，天主教的教會，佛教徒，道教徒的組織，大刀會，

小刀會，紅槍會，黃槍會等等組織，以至於青紅幫等等江湖流氓的組織，給它們以抗敵救國的洗禮，把它們動員到抗敵救國戰線上來。

關於訓練工作：政治訓練的科目，有「日本侵略中國的過去和現在」，「全民抗戰的意義和前途」，「民衆的組織和動員」，此外有時事報告和討論。軍事的訓練科目，有「游擊戰術」，「防空防毒」，「救護」，「諜報偵察」。除政治，軍事訓練科目外，還有生活問題討論，工作問題討論。每項科目，我們都有綱領或講義。根據這些綱領對程度不同的對象，施以深淺不同的講解和討論。訓練的對象有智識青年，農民，壯丁隊，店員，婦女。訓練班的組織，或在已有組織的羣衆的組織裏面構成，或在沒有組織的羣衆裏面構成，每班的成員，是以同水平的程度爲原則。另外還編一種成人識字課本，爲農民，壯丁隊，婦女的識字班編的，完全採取抗敵救國的教材。識字班也同樣用前面各種科目，不過把內容用最簡單，最通俗，最具體的語句表現出來，雖然聽衆是不識字的，但是他們到底是成人，對於簡單明白的道理的理解力是有的。假如沒有這些科目，只靠識字讀本那一點狹小的內容



，對於他們教育的作用和力量是太薄弱了，而且也不能滿足他們自己的要求。除各種科目外，還教救亡歌曲，對低級訓練班，更經常報告抗敵消息，講有興趣的，英勇的，悲壯的我軍民抗戰的故事，敵人暴行的故事，以提高他們的學習興味與抗敵情緒。各班軍事科目，則儘可能運用一切方法和手段，演習教練。

關於工作的方式和方法的問題，我們很費些躊躇。我們要組織民衆訓練民衆，要督察軍風紀，改善軍民關係，要改善民衆動員的政治環境，要設法救濟民衆生活，要推動民衆的武裝自衛，任務是嚴重的，工作是繁複的。我們雖然只有三十個人，但是，我們的熱心，我們的忠誠，我們準備出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氣力，我們願意接受一切的辛苦，艱難與危險，以擔負起我們的任務，執行我們的工作，使我們的一切任務，工作，能滿足地進展，滿足地收獲它的效果。可是，我們戰地服務隊，只是軍隊的一個臨時附屬組織，不是一個法定的組織，我們沒有法定的政治權力和地位，去執行任務。我們所擔負的任務和工作，它的範圍和內容，如十五年大革命國民革命軍的政治部，並且，在某些方面，更超過於它。然而它的軍事的，政治的

權力，我們是沒有的。我們：名義，地位和我們的任務，工作的內容，是完全不相稱的。同時，地方的領導民衆機關的「包而不辦」主義，貪官污吏以至於官僚主義的官僚，土豪劣紳，漢奸、準漢奸等等的存在，使沒有法定地位和權力的我們，更感受工作上的困難。怎樣打開這些困難呢？我們的方式和方法是多樣的。對於地方領導民衆機關，我們是以一種幫助者的態度，坦白而誠懇地和他們商酌，取得他們的諒解和同意，熱切地說服他們，掃除他們的成見，推動他們開放民衆運動，領導民衆運動，拉起他們和我們共同協作。同時，我們也幫助民衆爭取組織與活動的自由，說服羣衆接受領導機關的正確的指導。對於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我們搜集證據，督促上級政府查辦，同時，鼓勵民衆及民衆組織，向上級政府告發，請願。對於上層民衆與下層民衆，我們勸勉他們精誠團結，互相諒解，互相讓步，保持密切合作，共同爲國，共同保衛家鄉，同時，在經濟的及其它問題的爭議中，運用民衆組織的力量與政府力量加壓力於地主，高利貸者。

我們工作的最大缺點是本身的流動性太大。我們是跟着總司令部的移動而移動

的。就過去的經驗，在每一個地方至多停留過廿天，普通是兩個星期，其它則爲路過。因爲本身的流動性太大，組織和訓練工作是很困難的。每到一個地方，就分頭四出，找羣衆，奔走鑽營，好像獵狗一樣的。發動各種形式的，各種性質的訓練班，討論會，講演會。雖然我們在每一個地方都發動了或多或少的組織，但是有些組織，因爲羣衆意識的要求組織並未成熟，而在不完全的條件之下，把他們組織起來，因而組織的基礎不穩固，不健全，獨立發展工作的能力很薄弱，許多組織的成員，還沒有養成工作的自動性和積極性。因此，在我們推動組織成立的時候，我們費的氣力很大。而在我們離開了它們以後，它們也有些因爲內部的不健全，外部的破壞作用，變爲消沉無力，精神渙散的也有。我們明知道：燥急地要求成立組織，羣衆要求組織的意思沒成熟，組織的建立很困難，就是建立起來也沒有用處，而且在脆弱的基礎上勉強建立起組織，這個組織充分有夭折的危險，一次夭折，會使被組織幼稚的，落後的羣衆，對於組織失掉信用，失掉興趣，以後再不願意參加組織，這是非常嚴重的。我們常常這樣地警惕我

們自己，批判我們自己，然而我們總是常常犯燥急建立組織的毛病。還是我們工作的一個根本矛盾——工作的流動性太大，和我們熱切地要求工作的收獲矛盾。訓練工作也是一樣，發動訓練比發動組織的困難要少些，沒有自發的受訓的意思，而把他們拉得來受訓，只要訓練過程中，科目，講解，能夠引起他們的興致，是容易圓滿成功的。所以組織訓練班，羣衆的自動的積極性差些是不要緊的。但是，因為我們的流動性，訓練的一個單元未滿，我們忽然開拔了是有的。滿一個單元以後，應該再繼續一個單元，我們開拔不能繼續也有的。訓練是過渡的組織形態，常常在一個訓練班結束而要把他們發展的組織時，我們開走了，也是有的。

發展民衆武裝自衛的工作是更需要長時間的，要在訓練中，組織成員中，選取最積極，最前進，最堅決勇敢分子，把他們組織起來，加以戰術的技術的訓練，還要加以理論的武裝——例如全民動員的意義，敵人的弱點，我們最後勝利的必然性等等，還要幫助他們解決武裝問題，經濟問題，領導與指揮的問題，自衛隊的生活與教育的問題，這決不是兩個星期三個星期就能創造出來的。我們常常想在每一

處，把我們的人留兩個三個在他們中間幫助他們，永遠幫助他們，他們也常熱烈的，感動得下淚的，要求我們不走，走了，也留下兩個人和他在一塊幫助他們，永遠幫助他們，然而我們都不能做到，我們常常在這種場合，感激與慚愧交併，心酸淚落而不忍離去。

我們怎樣補救流動性的弱點呢？第一是出全力加速培植羣衆的幹部，選擇羣衆中的積極的優秀的分子，密切不離地在工作中教育他們，使他們能夠在我們離開以後能獨立領導組織，發展組織工作。第二，詳細而具體的幫助他們建立工作計劃，組織發展路線，建立組織的生活與教育，努力提拔新幹部，正確運用統一戰線以應付環境。第三，盡力鼓勵當地的智識分子的組織及個別的人，要求他們擔負起民衆訓練的工作來。當我們在當地時，首先把他們號召起來，用座談會的方式，使他們思想，觀念正確化，灌輸他們以抗戰的理論與實際問題。各種訓練班，要他們幫助訓練工作，在我們走了以後，要他們代替我們訓練。

## 在嘉興

我們在嘉興的時間是二十天，從九月二十五日由上海到嘉興，十月十五日從嘉興開浦東奉賢。在嘉興，我們一部分工作，是本身的組織，工作計劃的建立，工作上的一切材料的，技術的準備和布置。一部分時間，我們受軍事訓練——軍法，防毒，防空，救護，軍禮儀的練習，武器使用等等。另一部分就是當地的民衆工作。

一批的文人，藝人，革命工作者，平時過着自由的，浪漫的，不規律的生活的人，現在要過嚴肅的紀律的生活。六點半鐘起身，洗面，漱口，還沒有完，大餅油條正吞着半，七點鐘到了，叫子一吹，一切丟下了，去站隊上操。許多人集在一間小屋子裏面工作，有的人在討論着事體，屋子外面音樂組在作製譜的配音，戲劇組在排戲，常常在嘈雜的空氣中，我寫文章，起草文件，製調查表，坐在舖邊上僵僵着伏在一張狹窄的小桌上，進出的人，要站起來讓他們過身，寫一篇東西，思緒

總常常被阻斷多少次，而且簡直沒有甯靜的頭腦來深沉的思考。但是，必須要在這種狀態下，寫出東西來，還要盡力要求它寫得好。有些關於經濟調查的表格，要把它製成合於科學的系統，合於科學的方法與邏輯，不然，就不成東西。也必須要在這樣的環境中製造出來。有時候身體疲乏，想躺一下，可是儘管坐在床邊，却不許躺倒床上。有時頭腦昏糊，想到外面無人處去清醒一下，但出門必須請假，請假必須說明事由，儘管五分鐘，也不能隨便出門。一天只吃兩頓飯，在吃飯前一兩小時，肚子總是激烈的在餓着，因為菜很少，不夠吃，每頓又不能吃十分飽，所以更容易餓。餓着肚子工作更難受。那個骯髒的毛坑，金綠蒼蠅嗡嗡地飛繞，叮臉，叮屁股，我簡直怕，每次上毛坑都是一個苦難。我失去了我那有衛生設備的住所，失去了清潔而甯靜的寫作的房間，失去了自由，失去了舒適的生活。我感着時間和空間的侷促，整個世界的紛忙，工作的重壓，使我不能悠然應付。然而舒服的生活時代是過去了，安閒而甯靜的寫作環境是沒有了，自由，衛生，都被砲火燬滅了。這兒是戰鬥工作的一部，這城市是緊接前線的後方，是滬杭路，蘇嘉路的交接點，是敵

機不斷轟炸的重要目標之一。這裏只有一個沙包壘蓋的防空窟，只有一支高射機關槍，並且空襲時常常不響。犧牲罷！犧牲罷！犧牲罷！犧牲生命和生活的一切！

我爲什麼不能把我的頭腦變成一部機器呢？不怕紛囂，沒有昏糊，沒有疲乏，從早到夜，都可高效率地製造出所定的貨品來。是的，這是可以鍛鍊出來的，這兒是我的熔爐。我正在被鍛鍊着。衛生也是一種生活習慣吧，沒有衛生智識的人，他就不覺得綠蒼蠅的可怕，他怡然自得地在毛坑上拉屎。生活習慣需要加以克服，需要能隨遇而安，不然，就不能做工作。這也是一種自己鍛鍊——在骯髒裏面生活。回想起過去在上海，南京坐牢，那種非人的，像毛缸裏的蛆一樣的生活，過了幾年，也沒有死，現在還不能忍受嗎？飢餓也是一種鍛鍊；不能忍飢挨餓是不能擔負艱苦的戰鬥工作的。現在，我們這艱苦的戰爭剛才開始，我們每天還可以吃飯，吃得飽可以鍛鍊我們忍耐飢餓的能力，準備這戰爭的更艱苦的前途。

這裏有階級制度，從少將隊長，到上校科長，到中，少校股長以至於上中少尉股員，依照軍制，要階級服從，絕對遵守命令，執行任務，沒有民主，沒有自由。



事實上，我們這裏並不是用純粹的命令關係來推動工作，執行工作的。我們這裏有經常的全體大會，科務會議，股務會議，來計劃工作，檢討工作，在工作會議裏，不問階級，都有發表對工作意見的自由。但是這個階級制度的存在，很令許多同志們不滿意。「他有什麼了不起，他的階級比我高」，「大家都是為救國工作而來，也不是來做官的，用不着階級制度」，這類的意識潛藏着，流露着。繁重的禮儀是可怕的麻煩。比如去見隊長科長，要在進門前喊「報告×長」，等×長招呼「進來」，才能進去，裏面說等一下，就要站候門外，進去後，脫帽敬禮，向前走三步，立正，報告事情，報告完畢，退三步，立正，敬禮，向後轉，出門，戴帽。因為避免這樣麻煩，而儘可能避免去見隊長，科長。過去有相互的老朋友，見面點點頭，隨便稱呼，隨便談談的，現在有上下階級的關係，不能隨便稱呼，隨便說話。友誼的，同志的熱情，似乎被這堵階級之牆障礙着。這個嚴肅的階級之牆，使隊裏減弱了同志們發切的感情，減弱了活潑的生氣，減弱了自發的工作熱情。有一次的全體大會上，在工作檢討中，在幾個同志的發言中，暴露出階級的不調和的情況來。討

論的發展，有人提出了「集體領導」的意見出來，但並沒有提出集體領導的組織方式，隊長的意見是主張「軍隊化」的。我曾表示如下的意見：我認爲「軍隊化」是必要的，但是有條件的。爲執行任務，無論怎樣艱難與危險，必須貫徹，無論派任何人負責，必須無條件服從命令。這須要軍隊化。我們既參加軍隊工作，就要遵守軍事法令與紀律，行動要有秩序，工作要敏捷，確實，有效率，這須要軍隊化。生活要嚴肅，要簡單，要刻苦耐勞，這須要軍隊化。在這嚴格的軍隊紀律的束縛之中，才可以克服我們自由的，浪漫的，不規律的生活習慣。必須克服這種生活習慣，才可以擔任戰鬥任務。軍隊化是必要的，但是我們必須淘汰現在一般軍隊生活的弱點：只有階級的權威，沒有集體的精神意志；只有嚴冷的紀律，沒有熱烈的感情的交流；只有形式的繁重的禮儀，而實際未必心悅誠服。我們的階級制度是從總司令的委任令中產生的，我們不能而且也不必反對這個制度，但我們的精神應該是超階級的。我們大家都是爲工作而來，爲犧牲自我抗敵救國而來，誰也不是來做官的，誰也沒有想到做官，我們應該把階級的組織看作是責任的差異，分工的不同。一個

工作的組織，責任不分，工作不分，是不能執行工作的。我們應該首先在自己精神上拆除這個階級之牆。我們也不應該反對命令關係，但我們要把這種命令關係建築在民主集中的基礎上。全體會議，科務會議，股務會議的機構，就是一個民主集中的機構，就可以做到「集體領導」的實際，並不一定要改變組織形態，才能行「集體領導」。由各個的會議來系統的計劃工作，分配工作，隊長，科長的命令，應以會議討論的結果為根據，執行命令就是執行我們會議討論的議決案，隊長秉承總司令的命令，把命令提交會議，由會議來處理，原則也是一樣。工作與生活的紀律的督察及執行，在會議上用工作檢討，自我批評的方式，無論上下級，有相互檢討，相互批評的責任。這樣的工作機構與方式，自然就可以補救「軍隊化」，階級制度，命令關係的弱點。同時，是在軍隊組織，階級制度，命令關係的外形裏，實行「民主集中」「集體領導」制度。至於軍禮儀，看什麼場合，有些場合，如像在我們內部，只有幾間房子，只有一個院落，上級和下級總是聚在一塊，事實上，那種繁重的形式的禮儀，是沒有可能保持的。而且，為消除同志們對於階級制度的憎惡，

那種繁重的，形式的禮儀，應該簡單化。我們這一隊，有很多是些作，文化人，一般作家，文化人的通病，是誰都自命不凡，誰都看不重別人，但我們現在是共工作，共患難，共生死的同志，不說別的，只要看看每個同志，忠誠熱烈勞耐苦的工作，和我一樣好，有的比我更好，這就值得我的敬重，值得我們相互敬重了。

在隊長做的總結裏，他同意採取「民主集中」「集體領導」的精神。在這次討論後的若干時日，我感着「階級」的暗潮已經消逝了。

嘉興有抗敵後援會的組織，委員會之下，有五部，五個特種委員會，各部，各種委員會之下，有若干個股，還有若干個隊，組織系統和規模，頗洋洋大觀，可惜是這個宏大的規模，並沒有相稱的大量的幹部工作人員，更沒有羣衆。構成委員會的人物是縣黨部委員，商會，農會，教育會領袖，教育局長，保安警察隊大隊長，還有幾個紳士。各股的幹事，有的股有兩個名字，有的股有三個名字，四個名字，這些幹事，有的是各機關的職員兼的，有的是抗敵後援會臨時僱用的。各隊的組織員，如防護團，消防隊，偵察隊，規定由警察隊和壯丁隊担任，其他如募捐隊，

慰勞隊，交通隊，工程隊，宣傳隊等等名目之下，都沒有組織，沒有人員。抗敵後援會會所裏面，只有門房和幾個辦事人員，清靜得很。它也有宣傳部，但是沒有看見過它的宣傳品，就連雙十節都沒發現它的一張標語。它也有組織部，但是並不組織民衆，或發動民衆組織，相反的，有一批青年要組織團體，抗敵後援會委員們就對他們說：「你們不要組織什麼團體，你們如果真要工作，就到抗敵後援會來工作」。但是，抗敵後援會有什麼工作給這些青年們做呢？沒有的。我們曾經有人忠告他們：「你們抗敵後援會應該有多數的民衆團體做基礎，你們領導他們工作。你們應該讓民衆去組織，你們還應該去發動民衆組織」。他們的回答是，「我們無須再組織民衆團體，我們已經在領導全縣民衆做各種工作。掘壕工程，我們派過一千多人，攤派救國公債二十萬，我們已在進行，軍隊要伙子，我們照數供給」。這些工作我們是知道的，一切都是由縣政府，區，鄉，鎮公所，用行政權力強制執行。他們強迫抽丁去築壕，派警察拉伕，強制按畝，按店，按戶攤派救國公債。如果這樣做法是對的，是能行得通，如果行之無弊，這只要有縣，區，鄉政府去做就夠了，

可無須多餘的抗敵後援會的組織。其實，這些工作剛才開始，他們的困難也剛才開始。但是，他們認為使用行政權力，有他們這一批地方領袖主持，叫民衆出錢出力，只要命令，只有強制執行，是唯一的辦法。至於你說要喚醒民衆，以便叫民衆自動出錢出力，組織民衆。用民衆組織的力量，叫他們出錢出力。這批先生們暗笑你迂腐；或認為你別有作用。但他們表面上還是裝着佩服你的儻論，贊同你的高見，可是他們——另找理由——民衆智識程度太低，要想立刻把他們教育得明瞭，把他們組織起來，真是難事。要想他們自動的願意出錢出力，更不可能。他們不理解也不相信民衆教育的作用，民衆組織的力量。他們更不願意民衆被教育起來，組織起來，因為一被教育起來，有了智識，就不能讓這批先生們爲所欲爲，民衆組織起來，民衆就自己來担負一切，用不着這批先生們來支配一切。這批先生們還有什麼事可幹呢？怎樣能保持今日的特殊地位和無限的權益呢？所以，他們無須宣傳，無須組織，同時，還要反對別人宣傳，組織，破壞別人宣傳，組織。所以，他們的方式，是成立一個機關，掛一塊招牌，僱用幾個事務人員，看房子，担任若有若無的來人

接洽，他們自己的工作是在縣政府開圓桌會議，下命令。

嘉興失陷後，據嘉興省立民衆教育館的陳君告訴我們，抗敵後援會，曾收房舖捐，附捐三個月，五六萬元，最後，全被委員們帶走不知到那裏去作寓公們的費用了。

這裏雖然有三四個中學，十幾所小學，但是中學已經有一部分遷到鄉下去了，有一部分已經停課了，還有一部分留在這裏，他們照常上課，在敵機的轟炸下照常上課，這種嚴肅與鎮靜的精神是值得佩服的。可是他們的「照常」上課，只是「照常上課」，這就不能令人無言。這個戰爭，不是從前的國內軍閥戰爭，他們打他們的，不管誰勝誰敗都好，只要不礙及我們上課，我們還是「照常上課」。可是，現在這個戰爭是民族生死存亡的戰爭，這個戰爭需要全民動員，學校教師，他們是地方的智識界先進，青年學生，他們是民族解放鬥爭的先鋒軍，在一般落後的民衆中，他們應該擔負起啓蒙運動的任務，他們應該擔負起發動民衆，領導民衆去做參戰工作，去武裝自衛。這是毫無疑問的，在民族生死的決鬥中，戰爭所課給他們的神

聖任務；在全民總動員的要求之下，他們的客觀的社會地位，規定他們擔當的責任。假使沒有他們，或者他們不擔負戰爭所課與他們的這種神聖任務和工作，還有誰來擔負民衆的啓蒙運動，還有誰來在民衆的隊伍裏，發動民衆，領導民衆從事參戰工作，從事於民族解放的事業？在教育者，及學生本身，他們是智識分子，他們當瞭然於敵人的侵略野心，是要滅亡我們，奴役我們，五十年來，日寇所給與我們的層層恥辱，遍體創傷，近幾年來，敵人所給與我們的暴戾恣睢，絕對不堪忍受的屈辱。他們應該瞭然於這次戰爭是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決鬥，沒有國家獨立，個人只有做奴隸，沒有民族生存，就沒有個人的生存，沒有個人的幸福。他們應該覺悟，除自己的生命與鮮血，供獻給民族解放的戰爭外，除犧牲自我的一切，爭取戰爭勝利外，沒有個人僥倖求生存之路，沒有苟活偷生的餘地。他們應該認識，本身在這個戰爭中所應該擔負的神聖任務，而勞苦地，勇敢地奮起執行這個神聖任務。

這普遍於全國城市，鄉村的學校教師和青年學生，這客觀的社會地位是民衆的核心的學校教師和青年學生，這客觀上應是民衆中的先覺分子，民衆中的戰鬥幹部



的學校教師和青年學生，他們在全民總動員的機構中，是如何重要的一部發動機！他們在全民抗戰中，是佔着如何重要的崗位！他們在爭取戰爭的勝利中，是有如何決定的作用！

然而我們在嘉興，（後來在奉賢，建德，江山，金華等地方，）所見到的情形，他們是「照常上課」，只是一照常上課」，雖然能夠照常上課，已經比「老早停課」（有許多地方，許多學校）有的在戰事發生後，就未開學，有的因為敵機在當地拋過一次炸彈，就乾脆停課，教師，學生均風流雲散，雖然它們距離前線很遠，有的在幾百里外的後方）好到萬倍，然而「照常上課」是錯誤的，不夠的。當前線血戰之中，全國青年學生，關心於祖國之命運，他們的脈膊與呼吸，莫不隨前線的緊張而緊張，在他們精神上，已不能專心致志，埋頭於教科書，固守原封不變的老生活，他們需要獻身於戰爭，他們需要奔走呼號，他們要探討抗戰建國的理論與實踐的問題，他們需要迅速獲得抗戰救亡的智識與技術，以便馬上去為國家效力。他們的心在跳躍，血在燃燒。在這樣的氛圍中，只是照常上課，實與學生的心情與

意志完全不合，於是教科書（自然不是一切教科書）成爲他們精神與意志的桎梏，教室成爲熱烈愛國青年之牢獄，而此種學校教育，不但於抗戰救國無顯著效率之貢獻，反而有害於抗戰救國的力量之集中。忠實的教育家們，未嘗不以「最後一課」之模範爲號召，然而中國今日之抗戰，與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戰爭，已完全不同其時代，不同其性質。普法戰爭時代的教育，是與現實生活分離的教育，今日之教育，離開現實生活已無從談教育，抗戰中中國之教育，更絕不應離開抗戰而談教育。再就我們這個戰爭的性質說，我們實比一八七一年的法國的命運，危險到萬倍。畢斯馬克當時對法國戰爭的企圖，不過割亞爾薩斯，羅林 賠軍費，以及法國放棄歐洲大陸的支配權而已。然而日寇對我侵略的目的，乃在於征服我們全中國，要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萬世爲奴隸。我們是「不勝利則死」。

我們並不無條件反對教科書，然而這時候的學校教育，絕不能把它的目的放在遼遠的未來，所謂「百年樹人」這句話在戰爭時代的教育，完全不適用。戰爭需要我們的學校直接地，迅速地爲戰爭創造力量。無論是大學教育，或中學，小學教育

，同樣，必須按其年齡和能力，授以抗戰建國的一般的理論和實踐的智識，授以抗戰建國的專門的技術和才能，我們這時候，需要抗戰建國的實用主義的教育。我們並不要把學生全從教室裏拖出來，上戰場，做抗戰救亡工作，但是像他們那樣完全關門上課，講死書，讀死書，把學生完全與國家危急存亡的戰爭隔離，把學校變成一個孤島，甚至有許多學校當局絕對不許學生做救亡工作，不許學生參加救亡行動，學生加入一國團體，會被開除學籍，學生參加一次募捐，或慰勞，或宣傳，會被記大過一次，這真是反動已極。這些學校當局，不管他藉口何種理由，不管他主觀上具有何種見解，然而客觀上，毫無疑問是漢奸見解，漢奸行爲。這種教育非改造不可，這種學校當局非打倒不可。

戰時學校課程，應配合抗戰建國的要求，戰時學校生活，應使教學與工作配合。使學生從救亡工作中去學習，去研究現實，探討理論，從貢獻戰爭的迫切的需要中去磨練技術，追求技術。小自社會常識，政治，經濟，軍事常識，低級軍事技術，大至於社會科學，軍事科學，軍事技術專門家，都可在這種方式的教育之下，

造就出來。不，毋甯說這種方式的教育，比單從教室書本子裏的教育有效。單從教室書本子裏，學習不到這些切實的東西。所以，無論從教育原理上說，從抗戰建國對教育的要求說，從學生的精神與意志說，戰時學校，必須有新的課程編制，新的教育方式，必須讓學生並且鼓勵學生去擔負抗戰工作。

我非常詫異，並且始終在詫異——我們在各地遇到的一般小學，中學教師，對於這個神聖而艱苦的抗戰，民族國家的生命在生死存亡的危險中，他們所應擔當的嚴重的任務，有明白的自覺的，很不多見。有自覺而兼有豐盛的熱情的更不多見。有自覺，有熱情而兼能發動學生，領導學生從事於抗戰救亡的工作的更不多見。有自覺，有熱情而兼能在「抗戰教育」的呼聲中，從事於教育的改造的，簡直沒有一個。他們有些人，過去是為薪水而教書，除教書以換取薪水而外，什麼都不管，現在也還是為薪水而教書，此外，什麼都不管。國家的危難，戰爭的勝敗，他們除看報紙，聽消息，談談戰事，可以表現他們的關心外，其它便再也沒有什麼了。他們有時也會因戰局的不利而憂慮，然而他們憂慮的，是他們的地方有淪陷的危險，他

們的職業保不住，或者因為戰事影響，地方財政困難，學校無法維持，恐怕敵機轟炸，學校關門，他們無以為生。他們有些人，也覺得他們自己應該對戰爭負擔一種責任，然而他們的意識還具模糊的，沒有強烈的自覺。他們總帶着一種意氣消沉，情緒頹廢的狀態，馬馬胡胡，有事無事。他們儘管對學生，有時也講國家民族的危險，講日寇的侵略，兇暴，殘酷，鼓勵學生愛國，責學生以救國的責任，警告學生甯死勿做亡國奴，要盡忠國家，為國家犧牲。可是怎樣去愛國，救國？怎樣盡忠國家，為國家犧牲呢？在學生的本位上，又怎樣去愛國救國，盡忠國家為國家犧牲呢？他們除一些教訓外，他們並不鼓勵學生的工作的實踐，他們或許也不知道鼓勵學生的工作實踐的重要性。不知道指示學生工作的方向，方式和方法。他們有些人比較進步的，想把自己組織起來，想把學生組織起來，領導學生工作，進行當地的民衆工作，然而校長會不贊成他們的主張和行動，教育局長，縣黨部或者地方抗敵後援會的紳士們會阻止他們的主張和行動，他們常常在這樣打擊之下，就消極了，灰心了，放棄一切了。他們為保全自己的位置，不敢鬥爭或不願鬥爭。他們常常流露

出對於地方當局及領導人物的不滿，背後攻擊他們，罵他們，暴露他們的劣跡；而他們不願或不敢公開鬥爭，他們只取消極的不合作的態度。於是他們的活動，或者取消，或者微弱了。地方當局和領導人物爲什麼要阻撓他們的救國組織和行動呢？一般的情形，黨部及地方士紳對於教員們不放心，怕他們組織起來侵略領導者的權力和地位，而教員又輕視黨部委員，憎惡地方士紳，不願接受他們的領導。而黨部則是一切民衆組織必需接受領導和支配的，於是教員們的組織，不是被阻撓而不能成立，就是由於不願接受領導而自己放棄組織，放棄工作。再說教員自己本身，也是缺乏團結和統一的。他們缺乏團結和統一，由於政治的黨派性的傳統的倒少，（因爲地方學校教員們，平時對於政治思想和政治興味一般是淡薄的，就是參加國民黨的教員，也並不積極負黨員的責任，）而由於一種「門閥」的分裂多。這種門閥主要是爲爭奪位置而製造成的集團，集團的系統，是依照他們出身的母校形成的。例如某師範出身的成爲一個門閥，某師範出身的又成爲另一個門閥，一個門閥裏爭奪得一個校長，就有一個地盤，可以容納他的門閥裏若干人。他們各有壁壘，形

成門閥的對立。這使他們本身缺乏團結性。自然，這種不團結的因素，不是根本因素。主要的還是由於外部障礙，他們本身的自覺和積極性的不足與不普遍。

我有一次在浙贛路車中，碰見一團甯波，紹興的小學教師，有十二個人結伴西行。問他們到那裏去，他們說到江西，或者武漢，去找工作，我問他們爲什麼要出來呢？他們說學校因爲學生退學，已經停課。問他們何以不能在家鄉做救國工作呢？他們慨然嘆息說，甯波，紹興，實際已爲漢奸勢力所支配，他們已成立祕密的

地方維持會，他們已預備好法幣，糧食，已預備好日本旗，歡迎敵軍。一切抗敵救國工作都無人敢做，做了就要遭壓迫，陷害。所以我們只好出來。我聽着，我心頭感慨萬端，他們這一夥教員竟在敵軍未到之前，被漢奸勢力所征服，拋棄鄉土，出外流浪，可憐亦復可恥。無論漢奸潛勢力如何浩大，然而地方究竟還未失陷，政治，軍事力量，還可以運用，民衆並非都成漢奸，採取適當的方式，未嘗不可以集合民衆力量與漢奸搏鬥，必需肅清漢奸而後已。這一批教師們是如何的無能力，無熱情，無勇氣啊！自然，他們各個的孤立的個人，散漫無組織的教員，是沒有辦法挽

救那種惡劣的局勢的。然而，假使他們有組織，他們能艱苦的工作，英勇的鬥爭，他們就能夠大有作爲。

各中學的學生是沒有組織，沒有工作的。這原因首先是由於學校校長教員無鼓勵，無領導，並且有些校長教員還阻止學生的活動。其次由於地方領導民衆機關不許學生活動。再則由於內地中學生一般的幼稚，沒有工作經驗和鬥爭經驗，沒有有組織的先進分子在他們中間起推動作用，領導作用，所以學生一般的情形是消沉的。我們認爲在普遍的民衆組織與工作的推進上，教員及學生方面，是更重要的。

所以，我們頗着力於教師和學生方面的推動。我們在嘉興民國日報副刊上，每天出半版的「戰地服務」，每期有四五篇文章，發抒抗戰救國全民動員的理論，檢討戰局現狀，敵我力量，與戰局前途，討論抗戰救國的民衆組織和工作等等實踐問題，喚起智識分子的地位與責任的自覺與熱情。同時我們經常派人到各學校，各文化機關，從參觀，調查，到他們的工作和組織的推動。當地的教育界，文化界人士，平常是知道我們的名字的，我們的文章對他們起了很大的影響，我們和他們的接觸使



他們漸漸活動起來。特別是嘉興省立民衆教育館的人員，熱情很高，於是我們就以他們爲基礎，推動他們建立嘉興文化界抗敵後援會的組織。這個組織在我們離開嘉興後成立起來，但是究竟因爲政治方面的牽制，教育界文化界的積極動員，還沒有普遍發展，這個組織沒有廣泛的羣衆基礎，還沒有成爲有力的，活躍的民衆團體，沒有能負擔起文化界教育界的推動及領導的任務。

雙十節的擴大宣傳運動是一個可紀念的運動。因爲嘉興各界抗敵後援會，絕無各界。上海開戰後兩個月，嘉興這個重要地點，依然是死氣沉沉，在敵機不斷轟炸之下，只是憂惶與逃避的景象，民衆沒有表現過反抗的氣氛。我們發動這個擴大宣傳運動，第一是要用這個運動來推動各機關各團體的工作，並促進它們的聯絡合作，<sup>二</sup>推動它們救亡組織的成立與組織的統一。第二是要把抗戰與全民動員的意義普遍送給城市及鄉村民衆，喚起他們普遍覺醒，普遍動員，喚起他們建立組織，參加組織。第三是一萬條棉被，五萬件寒衣，三十萬公債，以及廢銅爛鐵的募集運動。第四是由各團體，各機關的聯席會議決定精密的宣傳的計劃，運用多種的宣傳方式，

宣傳方法，與宣傳技巧，並實行工作後的工作檢討，留給當地工作人員一個模範。在八日，我們首先舉行一個軍民聯歡抗敵大會，邀請各機關，各團體及各界民衆，我們唱救亡歌曲，演話劇——「八一三之夜」，「保衛我們的土地」「軍民合作」，這些歌曲，這些話劇的內容和形式，給與嘉興民衆莫大的警惕，興奮。

雙十節的擴大宣傳有十個宣傳隊，每隊五六人。參加的有嘉興省立民教館，省立嘉中，戰時服務團，縣黨部，縣政府，和本隊。第一天在本城各鎮分別工作。第二天分別赴四鄉工作。我是被派參加城西的一鎮，這裏沒有公共場所，沒有茶館，而且天雨，召集居民開大會也不易，我們決定「挨戶訪問」。我們這一隊有鎮公所和縣政府的職員二人參加，居民看見我們來了，表現着一種疑慮和不歡迎的顏色。許多人家都只看見女人，很少有男人，我想是躲避了吧！「做啥呀？又來募捐啦？沒銅鈔。」有的女人一見面就直率的好像趕叫化子走似的。「不要慌，不一定募捐，就是募捐，捐不捐也由你，」們這一次的宣傳工作，本來只是募捐宣傳。「大家都要明白道理才好呀！東洋兵打進來，殺人，強姦，搶劫，燒房子，你怕不怕？

上海打仗就是不許東洋兵打進來，就是保衛你們的生命，財產。打仗要花錢買飛機買大砲，沒有錢就要打敗仗。打了敗仗，東洋人闖進來，你們也是不得了。政府自己是沒有錢的，錢是要百姓出的。大家出錢就可以打勝仗。你們還是願意出一點錢來救你們的生命財產呢？還是一文不出讓東洋兵來打劫個精光呢？況且買公債並不是白白捐了的，這只是借錢給政府，政府每年要分期還本錢，付利息。前線打仗的兵士，傷的傷，死的死，拚命流血，還要忍飢挨凍，他們也是中國同胞，他們因為保衛我們，在那裏拚命，流血，我們能忍心讓他們挨餓挨凍嗎？現在前線需要棉被寒衣，你們能送得起被的，就送被，送不起被的，就花幾毛錢做一件棉背心也好。家裏有不穿的衣服，可以拿出來救濟救濟難民，他們是受戰爭的苦難的同胞，我們應該援助他們。倘使你們遭了飛機轟炸，或是敵人打進來，你們不幸家破人亡，逃難他鄉，無衣無食，你們需要別人的救濟是怎樣迫切呀！無知識不懂事的女人，也被我們說得感動了，她們改變了態度，她們說，「你的話說得是。只要我們拿出，我們一定盡力買公債，送棉衣棉被給兵士，難民。」

第二天，各隊分頭到四鄉，我領的一隊是被派到距離縣城四十里的新豐鎮。我們到達該鎮，把我們的小隊分成兩組。一組上街張貼標語畫報，散發宣傳品並解釋宣傳品的內容。一組去和抗敵後援會新豐分會，民教分館，中心小學，公安局，商會等機關去接頭。我們和他們共同決定下午二時開宣傳大會。

此地抗敵後援會分會，也和嘉興一樣，除了一個壯丁隊，一個義勇警察隊，作為工作隊外，別無民衆組織。所謂「義勇警察隊」，也是壯丁編成的義務警察。宣傳工作，就是民教分館辦的一種不定期的壁報。

徵工築壕的情形，像奉賢一樣惡劣。沿海國防工事及後備壕，也在此地徵工，農民負鋤鋤遠去八十里外去工作。本地築村外壕，交通壕，因為指導的人沒有，奉令築成的壕都不能用，現在已經在停頓中。築壕本來規定有一角四分一工的津貼，沒有五天義務工，是比江蘇較好的，但是鎮長，保甲長拖欠不發，一片糊塗賬，也跟奉賢一樣。農民也是叫苦連天。

這地方農產品，除稻米為大宗外，牛薑是特產品。薑質嫩而味美，往年運銷於

上海，武漢，遠及東三省，爲本地的一筆大生產收入，現在受戰事影響，交通斷絕，生薑無法輸出，鮮貨行裏滿堆着，農家滿堆着，賣不出錢來，這使農民生活與地方經濟，大感困難。

我們和抗敵後援會常委，商會主席，民教分館長，中心小學校長，公安局長舉行一個談話會。我首先帶着教育意味說話，大意是：我們現在這個生死存亡的抗戰，前途勝利還是失敗，就要看我們能不能動員全國民衆。要動員全國民衆，就是說要民衆，錢出錢，有力出力，必需使民衆澈底覺悟國家存亡與國民個人利害關係的完全一致。要叫民衆有澈底的覺悟，必需地方領導人士，担負起教育民衆，組織民衆的任務來。民衆有教育，有組織，就可以自動的出力出錢，踴躍的出力出錢，使我們抗戰的人力財力充足。抗敵後援會是一個動員民衆的機關，但是抗敵後援會如果單靠政府的一紙命令去動員民衆，單靠地方的領導者去支配民衆，是動員不起來的。民衆逃避出力出錢，強迫壯丁出錢，絕對不能收獲大的效果。所以抗敵後援會要動員民衆，必需盡力做民衆宣傳，民衆組織訓練的工作。用宣傳來教育民衆，使

民衆澈底覺悟，用組織來團結民衆，使民衆力量集中，用訓練來提高民衆智識能力，使民衆力量加強。

在這個要求之下，抗敵後援會的宣傳工作必須加強。組織民衆和訓練民衆的工作必須進行。要進行這些工作，必須先充實抗敵後援會的幹部，建立宣傳，組織，訓練，徵調各部工作機構。怎樣充實幹部呢？中心小學的教員先生，應當全體參加到會裏來，地方上有智識的熱心的青年，學生，應當羅致到會裏來。分別担負這些工作。

接着我們又指示關於宣傳，組織，訓練的方式和方法。諷示他們不要害怕民衆，支配民衆，壓迫民衆。要大胆去鼓勵民衆組織，讓民衆發言，尊重民衆意見，體恤民衆的艱苦，幫助民衆解除困難，才能得到民衆的信仰，領導民衆動員。

在開大會之前，我們又上街從東到西，從西到東，號召民衆到中心小學開會，挨門逐戶招呼他們，他們有的點點頭，有笑笑答應「就來就來」。開會的時候，到的是壯丁隊，義勇警察隊，中心小學學生，普通民衆到的不很多，我感着一點失

望。我覺得我們開會前的號召影響不夠深入。在我們的演講中，他們只是嚴肅的立着聽，臉上很少感情的變化，我簡直不知道他們心中有沒有感應。只有當我講到軍民要合作抗戰，民衆要幫助軍隊，軍隊要愛護民衆，軍隊要尊重民衆，不能隨意壓迫民衆……這些話時，有幾個民衆感動地連連點頭，面上流露着感激的表情。當演說者講完之後，我請聽衆上台發言，等了二分鐘，沒有人發言。我又說：「大家不要怕說話，想到什麼就說什麼，不要受拘束，多說也好，兩句三句也好，說得不好也不要緊，不願意上台來，在台下說也好，」再等了二分鐘還是沒有人講話。我又感着一種失望。這些民衆大概都是些農工商人和本營生的人，他們不是有教養的人，他們怕在大人先生面前說話。但同時，也可以知道他們中間沒有一個前進的積極分子，因此，我原定的發動組織的企圖，在會場上就提不出來了。

## 在南橋

十月十六日，我們奉命開南橋。南橋是江蘇奉賢縣治，是黃浦江陸地與東海濱陸地的後方的中點。這裏雖然逼近上海，而且臨近前線，但是民衆動員的情況，並沒受上海民衆那樣轟轟烈烈的感染。我們一到，我們所感受的，是沉寂與不安的氛圍。這裏民衆領導團體，不叫抗敵後援會，叫「民衆組織委員會」。這是江蘇省的制度。民衆組織委員會的條例是江蘇省黨部與省政府共同頒布的戰時民衆組織方案。依照這個方案，各縣設民衆組織委員會，縣黨部委員，縣長是當然委員，其餘如商會會長，教育會會長，公安局長等爲選任委員。在委員會之下設各部，各部之下設各種工作團，每個工作團包括十個工作大隊，每個工作大隊，有十個中隊；每個中隊有十個分隊。當我們到達南橋的時候，奉賢縣民衆組織委員會已成立一個多月，但是組織委員會，除委員會外，工作團只有防護團有本鎮一分隊，和壯丁守望隊



，巡哨隊。別的就沒有了。據該條例規定，民衆組織委員會成立之後，立即進行全縣人力總調查，軍事的，宣傳的，教育的，技術的各種人才，限一月內調查完竣，按其能力分別組成各部門的各種分隊，在民衆組織委員會指導之下，擔任工作。又規定已成立的民衆團體得合併入民衆組織委員會。這種組織方案，是着眼於統一的統制，同時，使民衆組織，成爲純粹的技術性的，而取消其政治性。

對於這個組織條例，從理論上研究：只求統一和統制，而抹殺民衆團體的獨立性，民主性；只採自上而下的組織方法，而抹殺自下而上的民衆組織的自動性；把民衆組織變成純粹的技術性，而抽去它的政治性；這絕不是戰時民衆組織的正當辦法。而且要用這個戰時民衆組織的方式把一切法定的職業團體都溶解在裏面，這不但但是錯誤，並且是不可能。戰時民衆組織與民衆運動的目的，在於軍事動員，政治動員，經濟動員，文化動員——全面總動員。要全面總動員，必需把無組織的民衆，就現存的各階層，各羣體的原有的地位，普遍地組織化。有了普遍的組織，就可以普遍動員。在這個原則之下，法定的職業團體不應該被併或被融解到這個戰時民

衆組織裏面來。相反的，應該充實法定職業團體的羣衆基礎，使它成爲真正的職業團體；應該改造它們的組織，使它們成爲真正的民主的團體，應該擴充法定職業團體的數量，使各種職業的，各種自由職業的民衆，都組織起來；應該建立它們的完整的立體組織的系統，全國性的系統；這樣，在全國統一的，有機的聯繫的機構上，全國的全面的動員的這部偉大複雜的機器就可有效的運動起來。但是這只是組織方式，（這個組織方式在前面我已經說過，在這裏無須再重複細說）這種偉大的複雜的機器要能夠成立，並能充分活動，充分發揮它的作用，就還要看其它的條件。這些條件是什麼呢？第一，民衆不是一堆死的材料，只要有人去使用它，支配它就可以。民衆不是一個工具，本身無意志，無目的、無情感，可以無條件的爲使用它的人的目的而動員。不錯，爲抗敵，爲救國，民衆與指揮民衆，使用民衆的人的意志應該是一致的。但是這個一致也還不是無條件的（姑且不說那批所謂組織民衆的人，採取這樣的方式與方法，是別有用心，根本與民衆意願背馳，根本談不到一致。）比如民衆他們自己對於切身的，最直接的，最近的利害關係，容易看得清

楚些；敵人快來了，他們願意組織起來保衛家鄉，但是你如果不管他的意志，硬要他們武裝上前線，或是把他們組織成別的工作隊伍，他們就不願意，就會根本反對，你強迫他們，他們也會怠工。因為地方官吏及領導民衆機關，平時或是對民衆隔離太遠，並沒有爲民衆利益盡力，民衆對他們沒有信仰；或是迫害民衆，民衆對它們仇視，他們去組織民衆，民衆總是懷疑，害怕，不要參加組織；他們去支配民衆工作，民衆總是認爲「官拉民差」，敢怒而不敢言。但是常常有民衆自己羣裏的人，他提議組織什麼，做什麼工作，儘管和官辦的組織和工作內容完全相同，但是民衆信任後者，熱心從事於組織和工作。直到最近，我們還聽到某些地方政府，由言組織民衆武裝。叫民衆攜帶自備槍枝檢驗編組，民衆把槍枝拿去受檢編了，出於意外的，被解除武裝，民衆怨憤之情是可想見的。這樣要民衆信任，接受號召，服從命令可能嗎？但是民衆並不是不要組織，不要自衛的。還有一般的智識分子，他們對於地方領導民衆機關及官吏，也沒有信仰，而且背後咀咒，官辦組織叫他們來參加，他們規避甚至拒絕，但是他們却熱心於自己組織，自己工作。這類情形，

和這類事實，並不是例外現象，而是普遍現象，要更多舉出來，真是舉不勝舉。這就是爲什麼民衆組織必須有其獨立性和自動性的理由。其次，要民衆出錢出力，必需讓民衆發言權，如何出錢？如何出力？怎樣出力？誰應該出多少錢？誰應該出多少力？這應該在民衆組織裏面去解決，民衆組織能夠最滿意地解決這些問題，但是民衆組織必需民主，讓大家公正討論，公平決定，民衆對於保甲制度與人的不滿，對於貪官污吏的憤恨，對於土豪劣紳的痛惡，他們要用組織的力量加以改造，他們要組織，但是官辦的組織，土豪劣紳控制的組織，是不許他們來的，他們來了也沒有發言權的，他們就不要這些組織。民衆團體的領導都必需民選，民選的人，才是民衆所信仰的人，民衆才願意受他領導，如像「當然委員」，「選任委員」，這一套，都是官派的，他們絕得不到民衆信仰，民衆就願加入組織。民衆受戰爭影響，生活上的痛苦與困難，需要用組織來解決這些痛苦與困難，這些痛苦與困難不設法解決，出錢出力的負擔更加重他們的痛苦與困難；只有一個民主的組織才能解決這些問題，才能吸引無組織的民衆來參加組織。不民主的組織，民衆是不要的。

這就是爲什麼民衆組織有其民主性與政治性的理由。

要組織民衆，如果不承認民衆組織的職業性，獨立性，自動性，民主性與政治性，是沒有方 組織民衆的。民衆無組織，全國總動員就成空話。要想否定上面幾個條件，而純粹由官辦民衆組織，以動員民衆，實是自相矛盾。自然，民衆組織的獨立性，這句話也許有人會誤解，以爲民衆組織的獨立性，會破壞統一戰線，會削弱動員效率。其實，民衆組織的獨立性只是對於「統制主義」而言，至於組織上，政治上，它自然不能夠而且也不會離開統一戰線的機構與原則的領導。

再講事實，奉賢民衆組織委員會成立之後，直到我們離開南橋的時候，兩個月，也並沒有依據條例的規定，而進以總調查，組織各工作團的工作隊，甚至連一個宣傳分隊也沒有產生出來，所以民衆組委會也沒有民衆工作可言。這究竟是統制民衆組織還是取消民衆組織？

我們明知這個方式的完全錯誤，但我們爲避免與民衆組織委員會摩擦，我們一方面盡力去發動民衆組織，一方面盡力保持新產生的民衆團體的名義和系統不與民

衆組織委員會條例發生衝突。然而我們曾經對民衆組委會進言：民衆組委會固然應該依據條例去調查民衆，組織民衆，自上而下地建立民衆組織，成立各工作團的大，中，分工作隊，但是爲組織的迅速發展起見，爲鼓勵民衆自動組織起見，也不妨讓民衆自下而上地自發組織。就民衆組委會的地位說，它是地方民衆組織和工作的領導團體，只要新產生的民衆團體能够在民衆組委會的領導之下，民衆組委會似乎也應該許可它們的組織。他們回答，承認民衆可以自動的組織，但組織應加入民組工作團。但是我們後來團結一班店員，學生，三十幾個人，這個名義和組織煞費躊躇，要是聽他們成爲一個宣傳工作團的分隊吧，他們有許多人是不長於做宣傳工作的，要是叫他們成爲救護工作團的一個分隊吧，他們有些人要做宣傳工作的也不願意，而且，根本的，他們大家都不願意加入任何一個工作團爲一分隊，他們根本不願意在民衆組委會領導之下工作。結果，決定採取獨立的組織，名義叫做「戰時青年服務團」，選舉幹事會，呈請民衆組委會登記並指導。接着「戰時婦女工作團」也成立了，文藝家協會也成立了。歌詠團，化裝宣傳隊也成立了。

我們又在本鎮建立一個時事講談會，吸收一班智識分子，舉行時事報告及討論，灌輸他們抗敵救國的理論，鼓勵他們努力抗敵救國工作。又建立一個戰時常識講習班，吸收五十幾個店員，學徒，工人。在四鄉建立了六個農民訓練班，我們每天晚上去講。近的跑五六里，十幾里，遠的跑三十里，總到深夜才回來。這些農民男女非常熱烈聽講，學救亡歌，尤其是齊賢村的訓練班，青年男女，老頭子老太婆以及小孩每天都擠滿了一間小學課堂。他們興奮着，他們從來沒有被教育家的重視，現在有人去照顧他們，和他們親切談話，真誠的幫助他們，他們感激着，他們踴躍的自認燈油費，每天帶茶水到學校來。許多青年男女，小孩漸漸會唱一隻歌，兩隻歌。可惜我們在這些訓練班成立之後不到十天，我們就開拔了，沒有來得及把它們發展爲一種抗敵自衛的組織。同時，民衆自己武裝的缺乏，也是一個困難條件。在我們走前，我們就計劃把訓練班的工作分配給文藝家協會，青年戰時服務團，婦女戰時工作團，叫它們共同負起民衆訓練的責任，我們就把訓練班的工作交給它們。

奉賢教育界的消沉，正與嘉興不相上下，理由也是一樣。我們幫助奉賢中學學

生組織「奉中學生戰時工作團」還遭遇該校校長的暗中阻礙。可是團體畢竟成立了，奉中學生做不少工作。我們幫助他們建立經常的宣傳工作，民衆教育工作。幫助他們建立自我教育的時事討論會，文藝研究會等等。努力擴大戰時工作團的組織，叫它能把全體同學吸收進來。令我不能忘記的一位女生，大概十六七歲吧，爲要參加軍民抗敵聯歡大會，演戲，她自己編了一個劇本，自己導演，自做主角。那是一個「大義滅親」的故事（劇名我已忘記），妻告發漢奸丈夫，內容和演出，都很感動觀衆。

奉賢軍民抗敵聯歡大會，以及防空防毒展覽會，在敵機威脅，大砲隆隆中，舉行了三天，參加演出的，除本隊外，有奉賢中學，南橋小學，南橋歌詠隊，婦女戰時工作團；青年戰時服務團，化裝宣傳隊，在這個聯歡大會的號召下，它們開始奮起，熱烈地走向抗敵救國工作的途程。直接參加的觀衆約二萬人。第四天，又由各團體合組宣傳團赴齊村鎮，奉城，使影響普及於全縣。可惜我們工作的流動性，不能利用這種強烈的影響，有組織上取得更多的收穫。然而這種影響在民衆中將是不



會磨滅的罷，現在，浦東我游擊隊的活躍，是我們培植的酵母在發酵罷！

一束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曾吸引我們的強烈的考慮。浦東近幾年來成爲一個重要的產棉區。奉賢前年產棉十二萬担，十六元一担，收入一百九十萬元，是地方經濟繁榮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這些產棉是賣到那裏去的呢？第一是日本購買，第二是上海各中外紗廠購買，第三是滬甯杭線一帶的紗廠購買。戰爭發生，日本的銷路停止了，上海中外紗廠都停工了，滬甯杭路一帶紗廠，也大都停工，不停工也因爲運輸停頓而賣不出去。於是棉價狂跌，從十六元一担降落八元一担，還沒有人要。棉農家裏滿堆着棉花，然而棉花不能當飯吃，棉花不能變出錢來，繳付地租，還債，開支家用，棉農生活陷於極端困境。要用棉花押款，則往日的農民銀行及信用合作社因戰爭而停止放款，要告貸，則地方上一切有錢的人，連高利貸者在內，都拒現款匯到上海，香港外國銀行，整個的社會金融信用機構，完全停止活動了。地主催索地租，不要現金，准以棉花按時價繳納租金。但棉農不肯，他們的意思等待棉價好轉，於是地租繳付也不得不無形延期了。只有少數棉花行收買少量棉花，

只有少數棉農忍痛賣出少量棉花，當時的棉花交易，很少成「担」交易，而一般都是「斤」交易。因為農產品價格低落，賣不出去，農民的購買力消失，於是市面上貨物店裏生意蕭條，整個的社會經濟活動，都停滯了。政府的租稅收入大減，田賦房捐一催再催，三令五申也催不出來，救國公債自動購買的很少，只好實行攤派，但是因為整個的社會經濟的蕭條，攤派是困難重重，而且實際却有許多農民，小商人，榨不出錢來。一時會盛傳上海某巨商即辦一浦東棉花公司——收買棉花，大家都把它看成一個救星，殷殷盼望它很快出現。雖然我們認為這個公司的產生是商人投機取利，事實上棉農不可避免被壓榨，然而我們希望能有一種辦法把價格提高些，由該公司來收買，使棉農損失減少，可以發揮救濟地方經濟的作用。然而我們在浦東二十天，始終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所謂「浦東棉花公司」者，始終沒有產生。我們一到南橋，明瞭這種情形後，我們就嚴重注意這個問題，而要求其設法解決。雖然我們自己沒有政治權力，沒有經濟地位，不能直接解決這嚴重的困難，然而我們在「奉賢民衆」報副刊我們的「戰地服務」，「前報」副刊我們的「戰地

工作」中，曾提出幾篇論文和建議。我們主張：（一）由財政部訓令中國農民銀行立即恢復農產品押款，並實行低利——月利不得超過八厘。（二）由政府實業部或由省政府農礦廳組織機關收買運銷，並適當地提高棉價。（三）建立大規模的手工紡織廠，由地方政府經營，或鼓勵私人資本經營，或鼓勵棉農組織生產合作社經營。（四）由財政部命令四大銀行貸款與手工紡織廠，以補充資本之不足。（五）由政府命令戰區以外的紡織廠開工，扶助戰區以內的紡織廠遷移安全地帶。（六）鼓勵扶助家庭紡織手工業的發展。我們認為：戰事發生以後，一般民衆的紗布消費雖然要減低，但在戰時國民節約運動之下，減低的是絲綢，是貴重的外國衣料，至於粗紗老布的衣料，應該成爲國民一般適用品，粗紗老布的消費應有增加。同時，軍用紗布與軍裝的需要浩大，粗紗老布的消費，必將猛烈增加若干倍，這對於我國技術較劣的紡織業是異常有利的，同時，手工業紡織品是能夠適應這種品質標準的。所以，在戰爭中，中國的紡織業是有發展的前途的。但是，要使得生產與需要能夠適應，必需要在戰火中建立統制經濟機構，調整交通運輸，使戰時的經濟活動，

仍能照常進行。則原料品，食料品製造品不致於一方面生產過剩，另一方面受缺乏恐慌。抗戰物資，民衆生計，俱有賴於此。

## 落伍時期

十一月七日，清晨，敵機五架，在松江城上，在我們的屋頂上，低飛偵察，沉重的咯咯聲，震醒了在疲乏後的鼾睡中的我們這一羣。一個個起身，但誰也不能自由行動，恐被發見目標，一彈下來，全隊就完結，只有當它較遠一點的時候，我們才出門取水洗臉。我們是住在市稍上一個中等人家的屋子，這人家已逃亡不知多少天了。松江全城的老百姓都已差不多逃光了，大街上，小巷裏，門都是關鎖着，死一般的寂靜，我們要買些油鹽小菜燒飯吃，找尋了一陣，空手回來。還好，我們自己還剩有些米，住宅裏面還有些柴沒有油鹽小菜，還可以燒一餐粥充飢。敵機歇歇地繼續飛着，飯燒着，停着。大家在考慮工作問題：松江城已無工作對象，要工作必須分隊下鄉，鄉裏逃走的要少些。然而總部令我們開拔的目的地是青浦，這時必

須在松江城暫停待命，我們又不能擅離。我們大家感着一種煩燥，沒有工作，坐看敵機轟炸，這是多麼令人不耐的事！可是，我們這時和總部斷了聯繫，無法報告。正在計議這些問題的時候，門外街路上，從東面湧來了一羣一羣的民衆，背負行囊，向西奔跑，問他們爲什麼要走，回答說，「東洋兵已經在米市渡過江了，」米市渡距松江城只有五公里，我們不信。昨天晚上，我們在南橋，還沒有聽見砲聲，敵人還在海邊，不會這樣快，我們認爲是漢奸造謠。我們久已聞名松江漢奸特別發達。可是我們與總部聯繫斷絕，前方情況完全不明，實在也不能無疑。我們就派人到專員公署去探聽情形，則該專員已在指揮焚燬不能運走的軍用材料，並謂敵軍確已衝到米市渡。於是我們就不能不立即退出松江。因爲沒有車子，沒有船，只可徒步。決定大家只帶一件行李，所有箱子，全部放棄，除重要文件外，其它宣傳品，印刷機，風琴，書籍，及伙食用具，也只好放棄。本隊勤務兵只有八個，而行李有三十多件，於是十多件行李被拋下來了，我的行李是被拋棄的一個，我不願放棄我的行李，我要自己背着走，但是太重，不得不解開來，再拋去一部分東西，再紮起來

，當我把它背上肩頭，抬起頭來，同志們早走光了，我到門口兩頭瞭望，連影子都看不見一個，落伍的淒涼滋味，立刻襲上我的心頭，正在徬徨，房裏面又出來兩個落伍者——蕭和呂，她們是和我同樣原因，她們看見這種情勢，也有點着慌。我說：「不要緊！目的地是青浦，此地去青浦有兩條路，一條是汽車公路，一條是小路，汽車公路這時走不得，他們一定會走小路，我們走小路追上去！」

敵機在上頭漫天的飛着，我們在轟炸後的市街瓦礫堆中翻騰着，走出街市，沿着小河旁的田埂上前進。遠遠的大砲聲在吼着，敵機丟的炸彈在附近的公路上轟轟的爆炸着，當它飛到我們頭上時，我們就跑到樹下，墳堆裏去掩伏。有時兩面都是水，我們三個人把行李放下來，簇擁着埋着頭伏在它上面，像一大堆泥土。前兩天都下大雨，我們在泥濘的小路上蹣跚着，背上的重量壓着，腰僵使得酸痛，太陽已經落山，還有十多里路，天黑下來，這個路真是沒有方法走的。幸而遇着一隻小船，我們搭船去天馬山，在暮色和煙水蒼茫中，我們唱起歌來，輕鬆一下我們沉重的心。

八點多鐘到天馬山，找旅店，旅店擁擠了逃難者，到公安局想它代覓住所，也無辦法，找小船連夜上青浦，小船都被搬家的人高價雇去了，而且沒有願意去青浦的，因為青浦已經危險了。結果我們只好在一家小茶館裏，睡大桌子。我們在警戒的心情中，雖然極端疲倦，但是睡不着。

八日晨興就下大雨，一支軍隊從松江開青浦，戰士們混身淋水，敵機又飛到頭上來，士敵民房內休息烤衣，而老百姓不肯開門，有幾家門被轟開了，兵士們到屋裏自取柴火烤衣，而屋主是一副無可奈何的神氣。還好，兵士沒有大罵，只小教訓幾句：「這麼沒有人心，我們為國家打仗，你們一點小事都不能幫忙嗎？」我在街上買傘買草鞋經過，忍不住跑進去插幾句嘴：「他們為國家打仗，也就是為保護你們老百姓打仗啦！國家亡掉了，你們還能活嗎？還能保住你們的財產不被搶劫，房子不被燒燬嗎？敵人已到面前，還不大家齊心對付嗎？現在各地人民都組織抗敵後援會，幫助軍隊，你們應該立刻組織一個，組織起，大家一起負責，事情就好辦啦！如果你們有一個抗敵後援會，像今天軍隊來了，你們找幾間房子給他們



，供給他們些柴火，不就可以不發生衝突了嗎？軍隊是應當愛護民衆的，但是，人民也要愛護軍隊，大家同心合力，才能打退敵人啊！」

好不容易僱了一個挑夫，替我們挑行李，我們都穿起草鞋，撐着傘，可是風狂雨暴，呂跌了一交，傘也落到河裏，小田埂，也不好架住她走，她淋着雨強力掙扎前進。我心裏感着嚴重的困苦：三十里路這樣走下去，她就不跌壞了，也會病倒了。幸虧又遇着一隻小船，雖然那小艙裏是亂裝着木柴，和滿壁膩着糞糠，不能俯服地坐，然而我心上解除了那嚴重的困苦。

那船主婆告訴我們，他們今天早上在天馬山被軍隊拉差，後來被她和她的小女兒哀求放了的。她說，她就是母女兩個帶一個僱來的男孩弄船。現在生意也沒有了，到處都要被拉差，一被拉住，拉到什麼地方去，都不知道，想起來真像死人！「他們拉你的船要把錢的，」我們說。「把什麼錢！」她回答。「不把錢就跟他要啊！」對話繼續着。「那個敢要？……你們頂好就住在我們船上，你們也是軍隊裏的，我們就不會被拉差，」你不怕我們不給錢嗎？」她停了一下，故意裝着大方

說，「隨你們先生的意！」我們想起在南橋時，民衆組織委員會的船舶徵調的情形，有許多船戶爲逃避拉差把船沉到水裏去或拖上岸去。據他們說，他們徵調船舶，每名船工，發二角錢一天，二角錢一天，固然太少，但是如果真的有二角錢到船戶船工手裏，情形或許還不會這樣壞，實際他們是拿不到兩角錢一天，甚至簡直拿不到一文。民衆組織委員會的船舶徵調的方式，純粹是拉夫式，扣押式的，絕沒有用船戶組織做基礎。假使能夠建立他們的組織，使他們受些抗敵救國的洗禮，就是錢少或竟沒有錢，情形也不會這樣壞！

上午十時許到達青浦城下，正當大轟炸以後，我們進城去找隊伍，首先到區公所詢問，不知道，與縣政府通電話，接不通，據說縣政府已遷移，遷移何處，一時尙不明。我們據地圖檢討總部及本隊所可能存在的地位，沿松青公路一帶的村落，我們就打算出發搜索，然而密雨在下着，沒有車，村鎮上無可食宿之處，我們跑到街上去，從城東到城西，從城南到城北，狂走着，探望着，希望能夠碰到人，或發現他們的<sub>們</sub>消息，但結果是一無所得。我們決議以小船爲暫時根據地，明天繼續搜索。

爲便於蔭蔽，我們把小船開到附近的一個小河港裏。

九日一早，敵機又來轟炸青浦城，並對城垣附近村落偵察，時時開放三發五發機關槍，以圖發現目標，村落裏確有不少軍隊，掩伏在民房裏。我們決定進行第二步的搜索。由我和蕭去擔任任務，呂在船上留守。

從青浦東門沿着青松公路前進，每一個附近的村落，我們都去探望。新建的公路雨後初晴，路面像泥田一樣。沿路有些拋描的卡車，有一部車子，旁邊堆着五十箱彈藥，運輸人員不知去向。我們感着，這種情形，免不了要被敵機轟炸，我們跑進村莊，想找幾個人來把它搬到蔭蔽的地方，但是莊裏的人家，門關着，鎖着，人都避難去了，有開着門的，裏面只剩些零星的老年人。我們對他們說明這種情形，要他們幫我們搬幾十捆稻草，去把箱子和汽車掩蔽起來。雖然他們怕飛機，躲在屋裏不敢出頭，但是他們答應我們的要求，拾了一大堆稻草，和我們做完掩蔽工作才回去。「謝謝你們啊！」我們愉快地感激地說。「不用客氣！這是大家應該做的事！」這個回答，非常感動我們，這是我們鄉下老農夫的偉大的回聲！我們匆匆的前

進，我們談着這幾位老農夫的前途，他們也許明天就會淪陷敵手了，他們能不能在兇殘的敵手中，保留幾條老命呢？我們禁不住悲傷起來！

這是發動民衆武裝的時候，然而江南各縣民衆是沒有武裝的，他們沒有組織，沒訓練，就是一部分少數受過訓練的壯丁，他們也沒有發給武裝，他們那種強迫的訓練，並沒有喚醒他們的覺悟。所以，砲火迫近他們，他們就只有逃亡，但是，他們大多數並不能逃到多遠的後方去，他們只逃到離交通線，離城較遠的鄉村，暫時避免敵兵，隨後等機會可以回來，他們就回來了，他們是不能離開他們的田園的。但是，回來以後呢？還是給敵人蹂躪的羔羊罷！假使在敵人佔領區域裏遍地皆是順民，敵人能夠容易利用我們的人力、財力、經濟力，來繼續進攻我們，則我們的長期消耗戰的前途是未可樂觀。

戰後，蘇浙這一帶的民衆武裝組織活動，只有軍事委員會的別動隊派員來組織，然而這些組織成的分隊或中隊，並沒有武裝起來（沒有槍），政治訓練也非常不夠，軍事訓練還在基本動作階段，並沒有游擊戰術的教練。現在，局面既經很快地

變化了，我不知道軍委會別動隊派來各縣的隊長 教練，政治指導員，他們是不是堅決執行他們的任務，而留在敵人後方？更不知道「局面變化以後，他們這些已經失了政治權力的隊長，教練，指導員，還能領導住那班已受組織訓練的壯丁嗎？這是一個疑問。

這一帶地方，因為它原有的民衆武裝很少，因為民風的柔弱，因為過去組織訓練的薄弱，以及民衆工作的不自由，雖然現在有的已經陷落了，或者快要陷落了，然而，短時間之內，民衆的武裝游擊戰，沒有展開的可能。然而現在來開始做發動民衆武裝鬥爭的工作，並不遲，交通線及沿線城市，雖被敵人佔領，然而距離交通線較遠的城市鄉村，儘有我們民族戰士的活動的餘地。這就需要艱苦卓絕的真正民衆工作者，大批地來担負這個重大的責任！這兒的武裝鬥爭，比前線的武裝鬥爭，同樣重要！

沒有跟蕭講話，思想跟着急遽的脚步迅速地運動着，突然扎扎的機聲，震斷了我的思緒，抬頭一看，迎面來了三架敵機，我們剛剛經過一輛拋描汽車，我們趕快

衝向前幾步，掩伏在公路邊上，三分鐘不到，驀聽「轟」的一聲，我怕把我面部炸壞了，埋着頭，不敢看。等一下，我們立起來，我看看蕭，報告她，「你沒有受傷！」她也報告我，「你也沒有受傷！」望過去，拋擲汽車的屍骨和泥土鐵片混在一堆，和我們的距離大約有三十米。我們掉轉頭去趕奔前程。

我們又走進一個村莊，在一個人家裏，一羣士兵在圍住一張桌子吃飯，看見我們進來，就招呼我們吃飯，我們辭謝，並道來意。他們說，「沒有看見。」一個年紀約摸四十歲的男人，小地主又彷彿像商人的樣子，跑出來對我們說，「請吃飯！」我們實在不想吃，雖然我們早上並沒有吃。但是那位先生，大概是這屋主人了，堅執要我們吃飯，並且加長了他的話：「這個用不着客氣，你們行軍是很苦的！現在我們是朝不保夕，我的家人已經逃難去了，這些糧食小菜還能算是我的嗎？」我們究竟不知道：頓飯還是真的出於他的熱誠招待呢？還是被士兵逼出來的呢？但是我們被主人兄弟們殷勤地邀請着，我們只好坐下去吃。少頃以後，我們已吃完了。外面來了一個下級軍官，弟兄們招呼他「排長請吃飯」，說着就斟了一杯酒讓他

坐，他問，「給錢沒給錢？」弟兄們正遲疑未及回答，他就接着說，「不給錢我不吃！」弟兄們接着說，「給錢的，」我們因為要走，就接着問弟兄們，「我們兩個人應該給多少錢？」他們回答，「你們用不着給！」我們拿出四角錢來，他們堅決不受。那個排長歪着坐下來，不起勁地喝了一口酒。

出來，我們談着這件事，根據情形，我們斷定吃飯前沒給錢，飯後也不會給錢，那主人也不會要錢。如果是真正的出於主人的誠意招待，拒絕收錢，那原也沒有問題。就怕主人的漂亮是被逼出來的。

沿公路兩旁的晚稻，都已爛熟了，睡倒在田裏，沒有人收割。將近陳枋橋鎮，蒼翠的佘山與山頂上蛾特式的天主教堂，清楚地排眼前。路旁一個花園，竹籬孔中透露出 一片菊花之海，輝煌燦爛，護花使者受砲火的威脅不知去向了。蕭折了幾枝，說要「帶回去慰勞呂留守的寂寞。」

走進陳枋橋鎮，街巷裏門都是關着，有時碰着幾個行人。有幾所房子裏，有戴「威」字臂章的軍隊，我們知道是東北軍，他們有兩個師在松江，泗涇一帶作戰，

這些大概是後備吧！當我們到處走着，探望着的時候，後面有幾個穿藍制服的壯丁隊跟蹤上來，我知道他們的來意，我就把我的符號和徽章給他們看，問他們有沒有看見我們的戰地服務隊，他們說沒有。他們把我們帶去問鄉長，鄉長說有一個軍事機關住在某處，但不知是什麼機關。我就請一個壯丁拿了我的名片去問。我們在一個停止了營業的小茶館裏和幾個鄉紳模樣的人談話，等回信。敵機在佘山那邊的轟炸聲，在這小鎮低飛偵察的噪聲，震動這矮屋的門窗咯咯作響，我們的談話屢被混亂着聽不清。一會；那個壯丁回來說，不是你們的機關。我們就起身向佘山那邊進發，但是時間已經下午三點，我們必須回去。

在回來的途中，我們走着掩伏着，有一次，我們掩伏得遲了一些，大概敵機已瞭見是兩個人倒下來吧！拍拍拍，連發三槍，我心裏想「完了！完了！」它沒有繼續射擊。等它過去，我問蕭，「你怎麼樣了？」「你怎麼樣了？」她同樣反問着我，我們笑着說，「我們還是活的！」

迎面碰見三個二十歲左右的少年兵，穿着軍裝，沒有了武器，臂章是「未」字



，是和我們同一集團的。問到他們「從那裏來的？」他們說「從西瀝。」「打仗嗎？」「打的。」「爲什麼丟了槍退下來呢？」「不幹了！」「爲什麼不幹？」他們三個人默然。「你們到那裏去呢？」他們神情迷惘，問我們，「你們到那裏去？」我們說，「找隊伍。」「不要找罷，找隊伍做什麼呢？」「要做工作呀！」我們回答。「你們不幹軍隊想怎樣過活呢？」他們依然不知所答。「你們得當心，你們的臨陣脫逃，被抓住要鎗斃的！我看你們還是找你們的隊伍歸隊去。找隊伍歸隊，你們不會受處罰，」他們還是默然。我感想着這完全是軍隊政治訓練的失敗。政治訓練好，絕不會發生臨陣脫逃的情事。

我們聽到一種很整齊的像放鞭似的步槍聲，愈向前進愈清晰，我們驚異難道敵軍已在進攻青浦城了嗎？但是何以沒有砲聲，機關槍聲？何以聲音這樣單純而均齊？我們相信絕不是交鋒的槍聲。我們懷疑着，恐怕是我們掩蔽過的那一堆彈藥，到底被敵機發現加以轟炸，而彈藥全部在爆炸了。我們走着聽着，果然在我們的視野裏，在暮色蒼茫中發見前面一座火燄山，燃燒着，恰恰是我們上午經過的那個所在

。我們太息着這一個損失，雖然這個損失在交戰的損失中是微乎其微。

火礮山既阻住進路，我們就不得不迂迴小道前進。我們走了一個多鐘頭，依照我們所來的路線，差不多已可到達我們的根據地了。然而這兒我們走着田野荒村，我們駕小漁船渡河，船上人告訴我們的方向，去路，然而無名的曲折的路的，真是糊裏糊塗。我們知道迂迴得遠了。我們在無人的荒道中急步走着，走到一條大河，過橋，向着青浦城的方向，沿河前進。天已全黑，遙見城內火光燭天，知敵已大投燃燒彈，而全城在延燒中了。沿河是狹窄崎嶇的羊腸小道，小道的另一邊是水田，在連日雨後，小道泥濘黏滑不堪，有的地段水田和大河已成交流，我們早上出來，不打算這樣遲回去，沒有帶電筒，天上被雲遮着的月光，簡直不亮，我們在泥裏跋着，在水裏涉着，最可怕的是踏足不穩，我警告蕭，「你足步甯可左傾一點，不要右傾，因為左傾一點，滑倒在水田裏，還可以拉你起來，假使右傾一個失足跌進河裏，水深河闊，天黑看不見，可真要命！」其實蕭是很結壯走得起，我倒一個滑腳，跌得滿身污泥，僥倖沒有下河。我和她講，火光雖然照在面前，但測量距離約摸

還有十里路，這樣艱難的步履，也許還要三個鐘頭，我們盡我們的氣力走，回到小船上。萬一走不動了，我們找一塊比較乾一點的地方，露天躺一夜。當我們將近城我郊，我們的小船所在的那一帶，河對岸的一個小港裏，我們高聲大叫「呂××」，人們儘叫，然而一片昏黑中，看不見小港的地位何在，看不見星火燈光，聽不見一點人聲，只有空中反轉來的「呂××」的回聲。當我們走到南門外的石橋渡河後，想回船上去，可是這邊沿河沒有路，又必須迂迴到田裏去，路生夜黑，瞎摸一整夜，也不知摸到摸不到。我們決意在南門外找一個休息之所。一個老婆婆立在她的屋外，蕭上前跟她講，問她可否讓我們在她家裏過夜。她說，「我的兒媳都逃難去了，家裏只有我一個，有一個房被兵住着，你們可以住在我房裏，可是沒有被呢！」我們謝謝這位老婆婆的仁慈，「不要破，有稻草就好了。」肚子飢餓，想找些東西吃，昨天下午我們在城外還買到食物，但是，今天，什麼都沒有了。空中敵機在嗡嗡響，放照明彈，陰暗處我們的軍隊在開動，他們是向青瀝公路前進的增援部隊。到屋裏，看見些弟兄圍竈吃稀飯。「弟兄們，你們的飯有多餘的嗎？有就分點給我們」我問

他們。「沒有，我們每人只吃一碗很稀的稀飯」我們向老婆婆買米，老婆婆說她剩的一點米，通被兵士買去了。我下半截濕透了，身上冷，肚子餓，正在無可奈何的時候，一個弟兄提了一小包米進來，我向他買，他慨然答應分一半給我們，我們吃了一大碗稀飯，如飲甘露瓊漿，有生以來沒有吃過這樣有味的稀飯。我們把稻草鋪在泥地上，老婆婆給我們一條破被單，我們躺下去。蕭說，呂一定要大哭，她會以爲我們被炸死了，她也許又會疑我們背棄她而跑了。真的，我也相信呂會哭，會這樣想，我們今天不能回去，不但出她意料，並且也出我們的意料，三個人落伍，假使失去了兩個，只剩她一個，將是如何的淒涼，悲傷，如何對於支持這苦難的境遇啊！加以她入隊還不到一個月，她對我對蕭還不很熟習，還不能深切認識。第二天一亮，我們就趕忙跑回船去。船上人告訴我們她果然哭了一晚，哭了一夜。呂說，假使你們兩個死掉了，我真活不下去。這真摯的感情流露，令我萬分感動。「假使我們三個中死掉一個或兩個，剩下一個或兩個，不要爲死者傷感而死，應該拚命去戰鬥而死。我們三個共同落伍，一定要共同歸隊，萬一不能歸隊了，我們一定要

共同開闢新的工作，等到各人都有工作而後已。」

正在我們考慮再沿青松公路附近村落，繼續搜索的時候，突然從東北面傳來密密的步槍和機關槍聲，我們知道青浦城近郊一帶，雖然還有些零星部隊住守，但並無陣地工事，看動靜也無在此地作戰準備，我們估計總部及本隊必已向後移動，移動的方向，一是沿京滬路，一是向蘇嘉路，我們對於京滬線的安亭，黃渡，乃至於崑山一帶，情況不明，我們決定向蘇嘉路上的吳江進發。我們叫我們的小船開朱家角。

## 一一

船行三小時抵朱家角，我們上岸去照例進行搜索。這一個小小市鎮上，今天也不免被敵機丟了一顆炸彈。於是這裏的逃難現象擴大了，素來商業很繁榮的朱家角，街市上全部是關門歇業了。可是店主人儘管把門關上逃難去了，却有別人把許多關的門都打開來。我們看見許多店裏都有人在公開地檢東西，布匹啦，洋貨啦，雜貨啦，有的人裝在他的筐裏，有的揹着夾着，滿載而去。櫥窗，門面，都破碎，貨

架上都搜括一空，剩下來的滿地狼籍。我們本想買點食物，可是，要去搜或許可以搜得一點剩餘，要買却買不着。後來我們在路上碰見一個女人提一籃鹹魚和皮旦，我們明知她是劫掠來的，但是我們向她購買，她說皮旦三分錢一個，鹹魚兩角錢一條。我們還價，她不肯，結果是照價買了。一個行路人看見，也不知是由于不平啊，也不知是由于眼紅，「你搶來的東西，還要賣大價錢！」她回答，「我是買來的。」「哼！買來的，替你報告警察」。我感着啼笑皆非：不用說，這種行爲是違法行爲，是破壞後方秩序的行爲，不應容許它。不過，事實上，這裏的秩序在趁火打劫之前，已經沒有了，這裏是即將陷落的地域，與其讓這些貨物給敵人來劫掠來毀滅，毋甯讓貧民來分分救濟救濟，也是好事。我們到公安局去，公安局已空無一人，全鎮也不見一個警察。我們到區公所去，區公所也空無一人，全鎮也不見一個穿制服的壯丁隊。民衆未逃的或不逃的也還剩餘尙多，而公務人員先已逃得一空。有些傷兵和逃兵，有的衣履破敝不堪，有的在黃布軍裝外面，套上一件長皮袍，有的在街市上流走着，有的在店舖裏，人家裏搜劫着。在鎮尾的一個陰暗的角落裏，一

個幽靈樣的游兵，掩進一所矮屋的門，裏面發出女人被糾纏的咒罵的聲音。

朱家角是一個小小的水都，西面濱湖，鎮中間夾着一條大河，河上平時帆檣雲集，一座宏闊的大石橋挽繫着兩岸的街市。兩岸的街市裏，小河曲折縱橫，無數的小橋，聯着街巷，我們好像走在迷津裏一樣。

十一日晨，我們的小船經由鎮西的小港，向澱山湖進發，港中擁擠着逃難的船隻。下湖以後，船主婦說，他們不熟這條水路。我說，不要緊，我曉得。從此渡湖一直向西，到同里，再由同里到吳江。我就展開我從青浦區公所拿來的一張青浦縣明細地圖，看着指南針，我便做起領港人來了。

天氣晴和，沒有風浪，小船平穩地駛行着。湖水澄清，水底長滿碧草綠苔。太陽照在水面上，反射着輝煌的軟波。三三兩兩的漁船，上下迴翔的小鳥。展現着一個甯靜的和平的世界，我們的心境也跟着晴朗爽快起來，我們欣賞這湖上風光，無心地唱着輕快的曲調。湖島上，湖邊的村落裏，農夫們也平靜地在打穀，疊草。可是一陣敵機飛來，破壞了這個甯靜的世界，也破壞了我們剎那間的安閒的幻覺。

這天晚上，船泊周莊。市上營業照常，我們看見壁報和標語，我們感着，「此地還有一點工作。」

十二日晨，向同里開行。下午四時抵同里，我去訪一位八年未見的老友，她已帶她的孩子們，逃往洞庭山去了。在鎮東南一帶高地，築有淺淺的戰壕和機關槍陣地，但並未看見軍隊。這兒距蘇嘉路不遠。晚上，我們在街上走，許多人家用船搬家，大概也是上洞庭山去吧！我們倒很愛這個小鎮，清流，樹木，小石橋，靜而美，白天我們會印象很多畫面，在暗澹的月光之下，我們盤桓不肯上船去睡覺。蕭說，「他們走了，讓我們來住吧！」我也有同感，可惜現在已不是時候了。

十三日晨，船主婦對我們說，「我們要裝同鄉人回江北去，不能再送你們上吳江了。」她們這幾天來，天天跟我們說，要我們帶着她們，永遠帶着她們，保護她們，我們也非常同情她們，答應她們，到吳江我們歸隊，就把這隻小船留給我們隊裏用。但是她們總是半信半疑，她們想，我們是有我們的事的，怎麼能常帶着她們？她不是回江北，她怕去吳江被拉差。我們還是勸她們送到吳江，因為我們身上帶



錢很少了，到吳江可以多給幾個船錢。但是她堅執不肯。我們只好把我們剩餘的五塊錢全部給她們，自己感覺太菲薄，又送她們幾件衣服。

我們就把我們的行李暫時拿到公安局，船主婦要求我們替她在公安局辦一件護照。我們也替她辦了。可是護照有什麼用呢？公安局因為敷衍我們，寫了一張字條，可是等一會，她的船又被公安局拉差了。

天下起雨來，我們找到一隻沒有蓬的小船，淋雨上吳江，中途我們換上公安局送文件箱到吳江的有蓬船，晚上八時抵吳江城。滿城是漆黑一團，因敵機頻繁的轟炸，這裏是籠罩在恐怖空氣中。我們到縣政府，會晤縣長，問總司令部及本隊消息，他說沒有到這兒來，張總司令現在大約在杭州。我們問他本地的情況，他說，因敵機轟炸很兇，民衆都已逃亡，縣政府現在忙於軍事供應和維持地方秩序，艱苦支撐。問他鐵路交通，他說，敵機不絕破壞，破壞後隨時修復，前天夜裏有車開，昨天沒有，今天有沒有就不曉得。本地車站已完全炸燬，車經過也不停。他說話時，滿面是慘澹與艱苦的表情。他說起他昨天從太湖回來，在輪船上被敵機掃射，僥倖

未死。他感慨着說，「終日在敵機威脅之下，領空完全是敵人的，一切動作極爲艱難。」聲音更變得沉痛了，「這怎麼能跟人打呢？這戰爭前途沒有希望！」我知道這位縣長還是江蘇省著有政聲的一個較好的縣長，然而他受了些辛苦，遭遇些恐怖，便這樣頹喪絕望！他對於戰爭的發生與戰爭的前途，是這樣的理解！我看他那樣疲憊的神情，我不願多說話，我只答覆簡單幾句：「敵人武器的優勢，我們受大塗炭，大犧牲，是早在意料中的。打固然危險，然而不打只有亡國。我們的力量是會在戰爭中發展的，前途並不是可悲觀的。」

隨後我們打電話到嘉興留守處，電話局人回說機關已不在嘉興。我們想，如果今夜有車，我們乘車回嘉興，然而只是想想而已。同時，我們也認爲嘉興形勢嚴重的當夜，我們就在縣政府住宿。

十四日，我們一起身，就看見縣政府已在遷移，我們巡視一周，各科處辦公室，已經只剩空屋。我們到外面去視察，全城家家閉戶，街路上行人寥落，和轟炸後的青浦一樣，但此間城內並未被轟炸。到北門外，我們憑弔火車站的廢墟。我們又

走到附近村落裏去看看。一個兵士正在亂攢亂闖地捉人，口裏唧唧罵着。他在一個屋門外，問兩個婦女，「你的男人呢？」一個回答說，「死掉啦！」「男人都死光啦！」兵士說着繼續搜尋着，搜尋一陣無所獲才去。一個男人從屋後面探頭出來，像幽靈一樣，看見我是穿軍裝的，大驚。「你不要怕，我不是來抓人的，我也不告訴他」我敏捷地說出話來安慰他。「別人都逃走了，你怎麼不逃走？」我接着問他。「逃出去沒吃的沒用的，日子也過不下去」他回答。「東洋鬼子來怎麼辦呢？」默然！半晌說，「沒辦法！」「沒辦法可就糟啦！它要來殺死你，燒掉你的房子，搶劫你的錢財；或是把你抓去跟他做苦工，一個不好，它還是殺掉你！」他悲慘地回味着我的話。我繼續說「你一人是沒辦法，你和大家合起夥來，弄槍，弄刀，弄斧頭鋤頭，就可以打死它們幾個，它們來得多，你們就逃走」他點點頭。我們在鐵路附近村莊上，只看見他一個壯丁。

我們在另一個農家看見一個中央砲兵排長，和幾個兵士，他們是從大場退下來的。現在把砲拆卸裝小船運來蘇嘉路。他們把這農家的雞殺掉幾隻，在燒飯吃。這

農家只剩一個老人留守，老人沉默地在院子裏徘徊。出來，我們問老人，他們給錢沒有，老人可憐地搖搖頭。

我們計劃着我們的行程，昨天晚上嘉興電話，總部留守處雖已遷移，但嘉興尚未成問題。我們看等車是絕對無望，我們決意請縣政府代雇一隻小船去嘉興。這時我們也沒一錢，昨天晚上曾向縣長表示借幾塊錢路費，到嘉興後即寄還，他答應今天提出於軍事供應處酌給。我們到縣政府會縣長，由總務科長出見，說軍事供應處辦事人已它去，縣政府也沒有錢。我們聽了很氣憤。「我們是本戰區戰地工作人員，現在因為失了聯繫，接濟斷絕，在這樣困難情形之下，就不說借，縣政府也應負供應之責。我們的需要是很少的，一隻到嘉興的船錢，兩天伙食費。」他說，「你們並沒有公文。」「我們並沒有事前準備到你們這兒來借錢，我的符號，證章，卡片，昨晚打電話到嘉興留守處是在縣政府打的，你難道不信任嗎？」我回答。「她們兩位沒有」，不得已，她們把委任令拿出來給他看。他才說我叫公安局替你們找隻船。蕭說，「對不起，兩天路程吃燒餅的錢，還請你為難一下！」他拿出兩塊

錢來。我簽了一個收據給他。呂說，「除非吳江失陷，我們定要寄錢還給你！」他去打電話給公安局，回來對我們說，「有船，你們可即去。」我們頗欣然。立刻把行李紮起來，去公安局。出門時突然遇見一別五年的老友王君，才知道他一向在這裏當科員。淪落時間遇故知，我心頗爲快慰。在一陣敘別以後，他儘他皮夾所有拿了四塊錢給我，我好像獲得一支生力軍似的滿足。

在縣政府的痛苦的交涉中，接觸到一幕滑稽喜劇。那位科長也者不知打電話給那一方面說：「今天接上海無線電廣播，英法美軍和日軍在上海發生衝突，現英美法蘇四國已聯合提出哀的美敦書給日本，限它於二十四小時內退出上海。今天從早到現在沒有出現敵機，敵軍已撤退啦！我軍已總反攻啦！我們這裏的局勢已經穩定啦！」我在旁驀一聽見，有點心動，但我立刻就確定不信。我對那科長說：「這消息不可靠。英美法的駐軍個別的與日軍偶然發生衝突，也許是有的。但他們竟和蘇聯送最後通牒給日本，這根據他們在中日戰爭起後的他們的政策和態度，以及在最近的九國會議中他們的政策和態度看，絕不會發生這樣突變。」

在街上，我們看見縣政府張貼的大紅喜報，記載這樣消息，後面復綴上中華民國萬歲六個大字。我感着這中華民國萬歲是別人給的，而事實上別人沒有給也不會給中華民國萬歲。我不禁慨歎這班所謂縣長科長，是如何的缺乏政治常識！不僅他們，許多人都存有一種錯誤觀念和幻象，他們不相信我們能和敵人打，不知自己爭取勝利之道，而把勝利的前途完全寄托在別人身上。所以，時時刻刻都希望別人代我們打敵人，別人不出來，對於自己的前途只有悲觀，絕望。吳江縣的活劇，正是這幻想的流露。

我們到公安局以後，才知道船還沒有，據該局人員說，派人在外頭找船。我們只好坐待。這時候，某師副官來要三十隻船，某營長來要廿隻船，還有某參議，某連副來要十幾隻船，立刻就要，公安局派人四出搜索，只找到二十幾條，分給他們。督察長和督察員在交互着發牢騷。「幹不了，這個罪不能受，我們沒有兩個頭，走路！」在國家苦戰之中，他們吃了一點辛苦，就想拋棄他們的職守了。我們知道我們要船是無望。我們要找一個挑夫連夜起身，挑夫也找不着。我們知道他們也並

沒有真替我們去找。公安局長勸阻我們，沿途散兵很多，她們兩位夜行恐不方便。在這兒住一夜，明天一早還可以有船起程。今天，我們聽到散兵在同里，在四鄉滋擾劫掠的消息。又聽見敵軍用汽艇進逼西塘的情報。吳江，蘇嘉路情況已嚴重了。必需要待一夜，然而沒有工作，異常煩躁不安。走到吳江公園去徘徊一陣，那是一個月朗風清之夕，吳江城寂靜得像深夜一樣，我們在百感交集中消受這清麗的夜景。

十點多鐘回到公安局，剛坐下，拍拍幾響槍聲，震動着各人的耳膜，震動着各人的心絃。一個督察員跑出去，我們還鎮靜地坐着，看動靜。一會，一個警士倉惶而恐怖地進來，「報告督察長，北門有散兵開槍搶劫」督察長回答一聲「知道了」，便無下文。

十一點多鐘了，我們坐得太久，要他們指定我們一個睡覺地方，一個督察員回答，「睡覺的地方！連我們還沒有地方睡呢！」這出我們意外令我們憤慨的回答，「我們本來住縣政府的，你們早說沒有船沒有住處，我們就不來了。可是你們當初

爲什麼回答有呢？我們知道你們很辛苦，可是我們也是一樣，大家都爲國家拚命，我們應該互助啊！」他們沒有反響。局長走進來看見我們還在這兒，對他們說，「讓他們到後頭去睡覺吧！」接着就對督察長說「你今天在局裏住吧，我要回去，」督察長說「這幾天太疲勞，我也要回去，x督察員在這裏吧！」x督察員的表情似乎也頗不願意，只是不好反駁出口。我們了解，情勢嚴重，敵軍的來襲，散兵的異動，都有可能，住局是危險的，他們誰都要出去找個安全之所。我們想着，我們自己的命運，只好依靠我們臨時的機智與僥倖了。警士拿着燭火引我們到後面房間裏。一連幾個房間，原是他們警官住的，都變成了空床。「哦！原來連我們還沒有地方睡便是如此啊！」我感慨地想着，「我們沒有揹武裝帶，沒有煌煌的領章，沒有佩手槍，沒有勤務兵，自己完全是一個兵士打扮，他們看不起！」我對她們說，我們不要脫衣服，要警戒，準備萬一。我躺下來，心緒不甯，長時間不能入睡，後來我在朦朧中，一個警士——昨天和我們談了很多話對我們要好的那個警士，進來說道：「你們起來吧！城外東北方面，剛才起了一陣槍聲，恐怕敵人已到，我們現在



西門集中，你們也從西門出城，在那邊，我招呼你們。」說過，他自去了。我們因為昨晚心上已有警告，所以並不吃驚。我換上便衣，紮起行李揣着，拉緊脚步，向西門急趨。到西門下，碰見一大隊警察，正在集中。那位朋友在黑暗中招呼我們一下，我們就出城照原來的方面前進。一氣急走了約摸十里，走到一個三五家的村落，穿過穀場前去，田場的盡頭，是低窪的草澤地，我們轉向南探路，也是一樣，再轉向北，是水田。我們以為爲迷途了，轉回頭去用電筒照射着四面探尋道路，沒有道路。我猛然想起這一帶是太湖之濱，要繼續向西去，必需沿着路旁的一條小河下太湖，但是這裏沒有船。要回到城脚下向南或向北，那只有沿着蘇嘉鐵路，公路運河——三個平行線去，那是敵人進兵的路線。東門是同樣危險。這時候真是前無去路，後有敵兵，心中煞是恐慌。我們走到一個人家的廊上，聽見裏面的鼾睡聲，想敲門，和他們打打交道，要些破舊衣服，化裝農民。但是我們不願紛擾他們，遲疑着，我們坐在行囊上，倚在門上。我們說着，假如我們有武器，敵人來我們和他撞掉算完，可是現在是赤手空拳，敵人來我們只有自殺的一條路。心上一陣劇烈的沸騰

之後，漸漸鎮定下來，「爲什麼聽不見槍聲呢？難道是一彈不發進了吳江城嗎？那一隊警察走的什麼路線呢？」我們在檢討，在懷疑。決定等待天明，再尋去路。我們有時坐着談，有時立在田場上瞭望，四週壓着沉沉寂寞的夜，始終不見任何異狀，也不聽見任何聲響。仰望天空，繁星滿空，昨晚皎潔的月色，早已消逝了。那是北斗星，那是老人星，那一顆最光芒燦爛的在東方的，中國老名字叫紫薇星，我們指點着，說明着形狀，可是「我們不懂天文學，認識的星太少了呢！」

天明我們還是沒有看見或聽見什麼異動。我們謹慎地向回頭走，看見從城裏下鄉來逃難的人問道：「你從城裏來的嗎？」「是的，」「昨夜城裏平安嗎？」「昨夜倒平安，不過風聲更緊了呢！」我們繼續向城走去，確實知道沒有事，再回到公安局。局長一見我們，開口便說：「昨夜他們真是糊塗，散兵在城外騷擾，放槍，他們就以爲敵人來了，鬧了一場虛驚。其實，就是真的敵人來又慌什麼呢？在夜裏，他們不知我們的虛實，我們有幾十枝槍對付它，是可以對付的啦！」局長這時候表現頗爲明達而英勇，大概是說給我們聽聽吧！「局長，你昨天說今天可以有船的

，有嗎？」「好，我再派人去找！」這個局長確實是一位老官僚，不花本錢，敷衍，他是儘量敷衍的。又問問他有沒有新情況，他說，平望電話今晨忽然不通。說着，昨天一天沒有來的敵機，這時又出現了。人們紛紛跑進防空窟。我們也懶得去。我們商議去路問題，平望既情況不明，要向嘉興去是不可能了。我們決議走公路去蘇州。我們找到一竿木棍，用它來抬行李，一定要比揹在肩上省力。我和蕭就抬兩個行李，呂提小箱子，告別吳江。

## 二二

在公路上，有些小部隊由蘇州來向前進發，但也有從前方下來的部隊；有某軍的一個團副問我，「由此地過鐵路可以到太湖去嗎？」「可是可以的，但是要有船」，他說，「我們有幾隻船在後面，我想調查調查情況。從今晨一路走來，聽不見砲聲，我們就無從判斷敵在那一方面，聽不見砲聲。也許是敵軍追擊前進了。你知道京滬線方面的情況嗎？」「我不知道。你是從那裏退下來的？」「從松江，泗涇方面」，「退到什麼地方，沒有命令嗎？」「沒有！……」

我們發現被轟壞的鐵路橋上，有一輛黃包車，只缺少一隻車胎，還是可以用的，拉車的人那裏去了呢？被炸傷或炸死，屍首已經掩埋掉嗎？還是被拉夫拉走了呢？解答不出來。我們就把行李箱子放在車子上，決定三個人輪流拉。好像小孩發明一個新遊戲似的，蕭首先搶去拉，看她拉得好像很輕便，「不吃力嗎？」她說「才輕巧呢？」說着，她提起脚步來往前飛奔。我們感到快樂，我們爲行囊而落伍，路途上行囊是們的累贅，然而我們始終不肯放棄它，我們有行囊夜裏可獲一安睡，有衣服可換身，冷了可以免挨凍，現在行囊不再累贅我們了，我們沒有船沒有車快，也可以把它拉到南京。呂走路是比較慢的，但她一拉起車來，比她單走要快得多。我們才知道拉黃包車原來並不費氣力。來來往往的行路的軍民，都注目我們這個頑意發笑。

迎面來了一個戴斗篷，穿草衣，脚上一雙泥污的膠皮鞋，右手拿一根竹竿，左手提一個毛巾包，走上來問我，「你們是戰地服務隊的吧！」「你怎麼知道？」「我是總部楊副官」，蕭趕上來，「哦！楊副官，你怎樣弄得這樣？簡直不認識了！」

他說，我幾乎被虜，十一日我被派送命令到泗涇，我走到泗涇鎮邊上，突然在約二百米距離外從北面轉過一支軍隊，一看是太陽旗，我轉身向北穿叢林，小河，跑了幾里路，到一個農人家，卸了軍裝和手槍，花五塊錢跟他們買了一套舊棉襖袴，就是我身上穿的這個。「爲什麼晴天要穿草衣戴斗篷呢？」他說，「這一套現在是晴天也用得着，因爲是躲避飛機的最好的假裝。」他又繼續講他的故事，他曾對那個農民說，想暫時住在他家，多給食宿費，但是那個農民堅決拒絕他。他沒有辦法，只好冒險抄小路，探空隙逃過敵軍的視線，逃到崑山，從崑山跑到蘇州，蘇州城在被轟炸中，他在城外沒有人的小草棚中睡了一夜，今天早上從蘇州動身想沿着蘇嘉路回嘉興去找總部。我們告訴他，前面已成問題，通不過了。他於是掉轉頭和我們一同走，三個落伍者又增加了一個伙伴。他打開那手巾包，把裏邊的食物拿出來分給我們吃。那一個小包的最低級的而且有霉味的餅乾，那幾段熟山芋，包在他那骯髒手巾裏，弄得又爛又髒，我說它「像死人腿」可是正在飢餓着的我們，有錢買不到食物的時候，我們也吃起來了。

將近蘇州城約十里的地方，河裏許多船擁擠着，路上許多軍民成羣的行着，而敵機正在天空迴旋，我招呼大家，「不對啊！要散開啊！」那時正值我拉車，我就提起脚步，住前飛奔，奔到一個草地裏掩伏下去，他們三個人也接上來。誰知果不出我所料，拍拍拍：敵機開機關槍掃射下來，船上被打死兩個人，打傷了五個。走近蘇州城，正在大轟炸，城裏煙火蔽天，我們就睡在草地裏休息。城外河兩岸，有一座高射砲，一座高射機槍，然而不能制止敵機的轟炸。附近有新築成的簡單工事。同時，我想起我們所熟知的吳福線的鋼鐵水泥的防禦線，實際這裏是我們的準備的第一線。上海戰爭，支持三個多月，是意外的成功。上海陣線退却以後，到這裏，我們可能支持一個更長的期間吧！

夕陽西下，敵機轟炸暫告休息，我們起身，沿着東城河南進，飢腸轆轆，想找東西吃，這一帶雖然還有些人家沒有走，但已經沒有人做生意。我們走過蘇綸紗廠門口，剛剛由門裏出來一個職員模樣的人，他注視我們，他走上來問：「你們是從前方來嗎？情方情形怎樣？」我們看見他手提熱水瓶，在回答之前，先向他要水喝

，他把熱水瓶交給我們，並且把一包餅乾解開請我們吃。我們一面吃，一面對他講，「上海是退了，敵軍已佔領松江，青浦，現在戰事正面在崑山，左翼在太倉，右翼在嘉興和蘇州路，現在我們前線還沒有穩定，大概要退到蘇州到常熟到福山這條線上就可穩定下來。」「你們這裏情形怎樣呢？」我們問他。他說，「敵機不斷轟炸，這兩天更厲害，城裏許多地方被炸，人已大半退走，城外火車站被炸毀，南京來的火車，昨天就不到蘇州。」「你們要到那兒去？」「我們在城外找不到住，找不到吃，我們想進城去找找。」他說，「城裏更沒有辦法，你們請到我們廠裏休息休息。」我心裏感受着一種熱情的慰藉，走進廠去，他介紹一位顧先生和我們見面，這位先生也是一個熱誠的青年人，略為問答幾句以後，他對我們這幾個辛苦的戰地工作者，對楊副官的遭遇，表示熱烈的欽佩與同情。他知道我們需要吃飯，就邀我們到飯廳去吃飯，兩天來都是有時吃一點零食，經常在飢餓中，這時我們飽餐一頓。在飯後的談話中，我們知道這是蘇州最大的一個紡織廠，現在已經停工。我們知道在轟炸中，在前方緊急消息的動盪中，此地的縣長，公安局長跑了，機關也沒有人

負責了，地方秩序沒有人維持了，軍隊遇境沒有人供應了，於是軍隊抓船抓人，跟殘留未走的民衆要米要東西，擡着他們，或者找到你這兒來，是很難對付的。這兩天城裏城外發生散兵搶劫的事情很多。他指着在座的兩個紳士樣的中年人，對我們說，「他們兩位先生今天下午四點鐘轟炸以後，在城裏訪友回來，在冷清而破碎的大街上突然遇着三個兵，擎着槍，對他們么喝，「你們是幹什麼的？你們是漢奸！搜查！」說着就翻他們的衣袋，沒有搜出漢奸證據，却把他們身上的三百多塊錢，和一隻金錶拿走了。我聽罷，無限感慨，「我們有些軍隊紀律不好，他們還是和從前內戰的時候一樣，到處騷擾老百姓，所以他們作戰也就得不到人民的幫助，他們潰敗下來，情形就更糟糕。我們萬想不到在這神聖的中國民族解放戰爭中，生死存亡的戰爭中，還有這種壞現象。這紀律不好的軍隊，完全由於他們的官長平時沒有注意士兵的政治訓練，動員時也沒有給他們教育和鼓勵，所以作戰時，這些紀律不好的部隊，戰鬥精神也不好。這些縣長局長也令人痛恨，平時他們做官拿錢，到國家危難，境遇艱苦的時候，大軍還在前方苦戰，他們已經棄城逃走，以致於戰線後



方秩序破壞，這些東西抓住應該槍斃。還有地方抗敵後援團體，也應該負責，他們也不應該早早逃亡。」那兩位受害者，大概因為我們是軍隊裏的人罷，他們沒有表示憤慨，他們反而說，「這是怪我們自己不好，誰叫你在這時候去街上跑呢？」我也再沒有話可以安慰他們。我轉而問他們此去無錫的路程。他們說，他們有兩隻船明天去無錫，歡迎我們一道坐船去。我們本來想繼續拉黃包車沿公路去無錫，因他們的邀，我們也就答應坐船去。我問顧君，「貴廠何以沒有進行遷移？」他答，「戰前，我們誰也沒有想到大戰會發生，戰事發生以後，到現在，雖然有三個多月，但是交通不便，機器拆卸運輸困難得很，只好放棄這個念頭。」我說，「這是萬分可惜的！不但是對於你 企業家個人的產業的損失可惜，並且是為國家的戰時經濟惋惜。因為我們的工業是集中在沿海岸和京滬杭沿線一帶。我們在上海早就提出過關於這一問題的意見。中日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遲早要發生，沿海各省，必然要淪為戰區或被敵人佔領，為保持戰時工業的生產，政府應有計劃的統籌遷移工廠，應盡力鼓勵廠主，在輸送上予以便利，在經濟上予以援助，把工廠遷移到內地去。但是

，這在戰前，沒有做到，恐怕一個都沒有做過。戰事爆發後，要想遷移，確實是不可能了。三個月前我在上海時，曾聽到政府補助天廚味精廠經費，把廠遷到x x，不過遷移並不是爲叫它繼續造味精，而是改造軍用化學品。我只聽到這一件，恐怕事實上也不會有幾多件。現在上海，天津已經陷落，京杭鐵路線這一帶已被砲火籠罩住了，這些地方的工業不毀滅，就停工，內地各省現在已感受工業品缺乏，將來更要厲害，價格飛漲，增加生活上的困難，國內工業品缺乏，就會引起輸入增多，雖然政府可以用統制手段統制輸入，但終不能完全禁止消費品輸入，這就不可避免要增加一筆入超。消費品的入超增加一分，就使得我們購買外國軍火的財力減少一分，就使得我們購買外國軍火的財力減少一分，就更加可惜的，有許多軍需工業或與軍需有關係的工業，都沒有遷內地去，這使得我們的軍用製造能力更加薄弱，在長期抗戰中，我們將來擴張軍需工業，沒有可以利用的現成基礎，沒有可以利用的輔助條件，必然要費更多的力量，感受更多的困難。」

一個船娘跑進來報告：「有十幾個兵士到我們船上，要我們開，定要我們開船

！怎麼辦？」大家感到困難，我也同樣，我說，「在目前這樣情勢之下，如果是直屬部隊，如果有官長領着，或者還可以商議得來。如果不是的，那就不容易叫他們聽話。不過，我可以去試試看。」那位顧先生，他佩起他的防身手槍來，勇敢地跟我一道去。走到船邊，船上烏黑，他們都在艙裏。我便開口，「有那幾位弟兄要我們的船嗎？這隻船是我們第八集團軍總司令部定的，有幾位官長，要上無錫去，今夜四點鐘就要開船，你們是那一個部隊？要到那裏去？有什麼任務？請派一位代表上來商議商議。」他們不響，我接到這個不響的反應，我已放下幾分心。我又繼續說，「我們大家都是爲國家出力，什麼事都可以商量。如果我們沒有重要任務，如果我們有別的辦法走，我們可以把船讓給你們。如果你們也跟我们同路，我們可以一道擠擠。如果你們要把船開到別處去，弄得我們沒有辦法走，那就耽誤我們的任務了。還是請你們派一位代表上來商量商量。」只聽中間一個輕輕的聲音，「走罷！」大家沉默地拿着槍上岸來，逕自走去。我感到意外的成功。船娘上岸來輕聲說，「他們把船上的一袋米帶走了。」顧君慷慨地說，「那作算送他們罷！到廠裏

再拿一袋米來。」回來報告大家如此情形之後，大家都欣然色喜。我們幾個人有一種同樣的心情——這十幾個弟兄沒有叫我們這幾個第八集團軍總部人員，在老百姓面前攤台，我們竟沒有白白受他們的一陣殷懃招待，而大大幫助了他們。我更感着我運用的方式與態度的成功。在我和回來的路上，看見河兩岸，三個一羣，五個一羣的散兵到處踉蹌，敲門戶，找東西，在這樣混亂的情形之下，我是和他們一樣的一個兵士打扮，我沒有煌煌的軍官的武裝，沒有帶一排兩排人，運用威勢來鎮壓他們，我就是有權威也絕不願運用權威，我現在眼看着他們的壞行爲起深惡痛絕的心理，但我沒有忘記他們在火線上的忠勇奮發與壯烈犧牲。我心裏有兩個觀念——尊嚴的紀律與戰友的愛情。雖然他們是潰散或臨陣脫逃的，他們現在是無法無天亂攪，然而罪過不在他們，他們有他們的痛苦，他們就和一羣無知的頑童一樣，他們的本質始終是良美的，理智的同情的說服的方式，是容易感動他們的。

十六日上午四時許，我們起身上船，沿運河西上。臨行時，我們想起我們的賣包車來，它曾經替我們担負行囊，給我們輕快的旅行，現在不得不和它分手，很爲

惋惜。

#### 四

船行約七八里之後，天才亮，從蘇州東城外轉到南城外，河裏大大小小的船隻，和我們同一方向前進的，絡繹不絕。這運河是緊緊與京滬路平行的，敵機瞰制，絕不會放鬆。昨天的悲劇，今天有充分復演的可能。想來未免可慮，然而也只好付諸命運而已。經過一個小鎮，我們上去想買一點小菜。誰知也和朱家角一樣，開店的人，都拋棄他的營業走了，門戶洞開，在人自取。本地人，過路人，百姓，兵士，出出進進，有的提一包，有的提一籃，可是我們所需要的小菜，並沒有，小菜以外的東西我們也不要，結果，我們是空手而回。下午二時，過澹墅關，江蘇省立女子蠶絲學校和省立農業專科學校，鐘聲已歇，只餘一片空校舍，與附近的一望無際的桑田，留供我們的憑弔。

兩點多鐘，我們鑽進艙去隱蔽敵機，呂沒有下艙，她突然叫，「快出來，快出來，特務連的船來了！」我們出來看一隻小汽船拖兩隻小船，他們停輪讓我們上船。

船上有副官處的何科長，參謀處的敦參謀和倪參謀和特務連的十幾個弟兄。我們感着無限欣喜。我們互道別後情況，他們告訴我們特務連由松江開青浦時，在佘山被炸，死了三個弟兄。我們戰地服務隊到青浦後，留一天，八號就開回嘉興去了，現在大約已經隨總部去杭州，這隻船本來打算由運河直下開嘉興，但因敵軍已進迫嘉興及盛澤，平望一帶，又想由蘇州渡太湖去杭州，據報太湖有敵水上飛機控制，於是不得不上駛無錫，宜興由太湖北邊去長興，吳興、杭州。

當晚七時許抵無錫，船泊無錫東門附近，敵機在頭上飛，投照明彈，我們到一個小村上去燒飯吃。船駕駛員對這條水路不熟悉，需要找領港人。我們在小河裏找到一隻船，問船夫，由此地到宜興，不走湖，走內河，怎樣走？他回答由此地向西南經過什麼橋，什麼橋，說了一大串陌生的地名，我們知道此地太湖濱是河港交錯。『你可以領我們汽船走一節路嗎？把我們送到下一站，我們找到替人，就讓你回來，並要送你酬勞金。』他回答，『我今生一天病，沒有吃飯，身體支持不住，』我們知道他狡猾，他怕去。『你當真病嗎？剛才聽你說話的聲音還不是病人聲音』

，怎麼一下子就病了？你放心，我們不是蠻不講理的人，我們也不強迫你，只要你送我們一節，時間長要多給你酬勞，我們說一句是一句，你相信我們，勉力幫一下忙。」他終於答允了。船開了三個鐘頭，到達一個村邊。他說前面是一條水路到宜興，不會走錯。他要回去。我們讓他回去，送他兩塊錢，他道謝而去。

船小，容不下這多的人睡覺。天雨，沒蓬的拖船上的人又不能淋在雨裏過夜。我們一批人到村裏去找民家去睡。時已深夜，家家都入睡了。敲門叫「老板」，憑你叫破喉嚨，裏面都沒有應聲。一家如此，家家都是如此。要找保，甲長，又不知何在。問到裏面「你們的保甲長住在那裏，請你告訴我們，我們去找他」也還是沒有回聲。李副官冒起火來，舉起一脚，門應聲而開。走進裏面，沒有人，小院子裏有一隻扶梯，「糟糕！他們嚇跑了！他們以爲我們是土匪呢！」我感着犯下了一樁罪惡，我們親自來囉哩老百姓了，我心中充滿慚愧與不安。第二天，早晨，這村上人大概都知道，昨晚的吵鬧，只是找房子過夜，沒有別的危險，他們把大門都關下來了。保長來到我們這裏。我們請他把房主人請回來，向房主人道歉並解釋我們的

善况，沒有辦法。請他們原諒，並送他們兩塊錢賠償損失。他們被我們感動了，真誠地熱情地說，「對不起！昨晚我們從睡夢中驚醒，不曉得你們是軍隊，所以我們大家都怕，不敢開門。你們爲國家打仗，吃辛苦，我們百姓應該幫助你們的，只是不曉得，不相信，要是曉得，我們是歡迎你們來住的。沒有損失，不用賠償，錢請拿回去，只請你們原諒。」我們和他們在理解和好感中告別了。

十七日下午五時許到達宜興。駐泊在南門外。進城到兵站部補充汽油，並僱嚮導，汽油到十八日晨才交來，我們開船向長興進發。我們所取的水道，要從大浦出湖，走湖濱到夾浦入港。當我們到達大浦時，港口奉命封鎖，並列的排木差不多已釘好了，只剩一角，還有五六尺寬沒有收工。我們得於封鎖前一刻通過，也算幸運，不然，汽船不得過去。我們的行程要大受阻礙了。浩瀚的太湖在無際的陰霾籠罩之下，山光水色，都被暗澹淒涼的景象吞沒了。九時許過長興未停船。十八日午過吳興。晚上十點鐘到杭州拱宸橋下。

我心上無限的歡欣。我們在落伍後無恙歸來和我們的共工作共生死的同志們，



重行集合。我居留上海十年，以前多少次想到杭州一遊，但是始終沒有實現，現在雖然是戎馬倉皇之中，我也想偷閒逛一下。我沒見過西湖，西湖現在已經在危險中，以後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再見，我這一次絕不能把她失之交臂。

恰好，我們得到消息，我們的總部現在正駐西湖。我們的夜行軍由拱宸橋徒步向西湖進發。走了約摸兩個鐘頭，走上湖濱路。夜幕覆在湖上，水面反射着微弱的光，灰暗的天空襯托出路旁的山峯和寶叔塔的剪影。前面出現了十幾輛大卡車和小汽車，蜿蜒着開駛過來，我們的總部人員出發京杭路去。我們走進葛蔭山莊，各廳上燈火輝煌，總部各處還有一部分留守人員在此。我們戰地服務隊已於三日前開建德去了，他們也沒有損失，我們感着快慰。這兒沒有地方睡，我們的行囊還留在拱宸橋船上，我們跑到西冷飯店想辦法，這裏的房間完全空着，但全被封鎖起來，後來終於開了幾個房間。自離開上海以後，兩個多月沒有住這樣舒適的房間了。

雖然三點多鐘才睡，但是一早我就睡不住了，起身，看見窗外青山，我的靈魂要飛躍，但是窗子與青山間，密雨霏霏，我有點掃興。但是「雨又要什麼緊！」我

就去找她們，推開門，呂在沉睡，蕭被我推門聲弄醒了，她高興地對我說，「我昨晚洗了一個澡，兩個月沒有洗過了啊，睡得才舒服呢！」我說，「你們睡得這樣起勁，你們睡罷，我要出去玩，」我穿上雨衣出門，首先在附近山坡上的亭子裏瞭望一陣，看見山下有一條柏油馬路伸入湖中，我想，「這是蘇隄嗎？還是白隄？」看見對面湖心裏的一座小島，在四圍的綠樹中，有一座亭子，「這就是湖心亭嗎？」下山，沿着這條馬路走去，看見中山公園，烈士祠，我在門口看一下，心裏匆匆的不許我進去。走到一個迴廊水榭中，我看到石額是「平湖秋月」，「三潭印月在那裏呢？」花港觀魚在那裏呢？」想着又走，看見人去樓空的國立西湖藝術院。這是象牙之塔啊！這個象牙之塔裏面的藝術家們，六年來可曾對於河山的破碎，鐵蹄下的斑斕血跡，黃土骷髏，彈火下的斷瓦頽垣，飢寒交迫的流離失所的人羣着筆嗎？可曾用藝術的火炬，照燃奴隸們的心？照燃中國民族自由解放鬥爭的生命？可曾在這偉大的鬥爭洪流中，貢獻過若干影響？諸君現在已經去了，去到什麼地方？何處還有象牙之塔讓你們居留？走向前去，放眼南望，那煙雨迷濛中的峯巒，也許就

是南高嶺吧！沿隄走回到湖濱路，一個圈子兜過來，我沒有碰見幾個人，我想在平時，任何一天，無論是晴是雨，西湖是不會像今天這樣寂寞的。敵軍已佔領嘉興，杭州已完全動搖，我們的西子將要被敵人蹂躪，被敵人姦污，我們的恥辱！恥辱！西子！我在你面前宣誓：我要爲你的光榮，你的自由解放，戰鬥到死！無量數的兄弟，姊妹，和我同一意志，同一決心，準備戰鬥到死。我們一定能夠把萬惡的魔鬼打死，替你復仇，替我們雪恥。

回到西冷飯店，她們說，「等好久了，等你去吃飯。」我們冒雨跑到市區裏去找飯吃，因爲店差不多都關門了，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飯店。飯後，我知道今天下午還不能開拔，我又一個人沿湖濱路向西行去，在秋瑾烈士墓前肅立致敬。走進莊嚴燦爛的岳王廟，正殿上住着負傷同志，我沒有進去紛擾他們；我要去拜謁岳王墓，我在正殿後面沒有找着，在西院也沒有找着，不知走那裏去，我就匆匆去靈隱了。

回來，天 漆黑。

二十日，我們的船已僱好，我們乘車由蘇隄赴閘口。把行李安置上船。我們看

見江岸堆着許多石塊石子，綠的，淡清的，紫的，顏色鮮明可愛，比雨花台上的著名的花石，又另有一種美，可惜是粗糙的，稜角的，不成材料的，但是要把它磨琢起來，它就可以形成完美的東西。但這是一種什麼石頭呢？楊副官告訴我們說這是「玉石」。玉工在山裏找這種石頭，把它鑿開從裏面尋出玉來。

我們走上錢塘江大橋，好偉大的一座橋！橋長約莫有一千米突，下層敷設鐵軌，通火車，聯結滬杭路與杭甬路，浙贛路，上層鋼骨水泥道接聯江兩岸的汽車路，真是一件最偉大最新式的工程，是中國第一座大橋。可惜是工事未完，已經停工。敵軍已在進攻杭州，爲什麼沒有轟炸它呢？是因爲我們有強力的防空設備保護它嗎？不是。是如一般人所說還在外國建築公司手裏，而敵機不便毀掉它嗎？也未必是，恐怕是由於敵軍不願意犧牲這座進攻浙東的橋樑罷！然而它的命運總是成爲問題的，如果我軍在杭州有激烈而堅持的抵抗，敵軍爲斷絕我們後路，必定要燬掉它。如果我軍退到杭州，必然也要燬掉它，以鞏固江東的防禦。我們講着，惋惜着。然而這個損失，在四個多月來的生命財富的巨大的犧牲中，它是很渺小了。我們現在

要忍受一切損失，一切犧牲，甚至全國焦土。我們只要能爭取勝利。勝利是我們最大的財富。只要我們勝利了，這一切的損失，一切的犧牲，都可向敵人取償。

欲登六和塔，塔已由杭州市政府令封鎖。我們爬到後面山頂，矚目四顧，江東江西，羣山綿互，峯巒重疊，江面闊，江水深，敵軍兵艦不得進來，渡江東進，或沿江上溯，都是不容易的。這區域有少數主力，和民衆游擊隊廣泛布置開來，就可以策安全。如果敵軍要冒險進來，即可以把它放在迷宮裏，困死它。然而民衆游擊隊布置了嗎？這是問題。

晚上九點鐘開船，夜過富陽，二十一日晨抵桐廬。我們進城吃飯，城小如斗；市面上充滿行人，大都是從滬杭線退下來的，好像很繁榮，尤其是飯店生意興隆，室無虛席，河下帆檣雲集，船價飛漲，這筆戰時利潤，倒也大有可觀，不過如果遇到應差生意，那就是清皮賣賣，船夫要搖頭了。我們僱用十五隻船，大船給兩塊錢一天，小船一塊錢一天，每天發給。大船三個船夫，小船兩個船夫，比較南橋的船徵用規定，每名兩角錢一天，條件是較好了。

錢塘江水落時，汽船只能到達桐廬，現在水還不小，我們仍用汽船拖十五隻帆船開建德。江在山裏流，船在山裏行，自七里瀧而上，水淺而流急，船行速度，一小時不及十里。桐廬以上的帆船一律皆是尖頭船，船首昂起，像端陽競渡的龍舟一樣。方頭船在這裏完全不適用。因為水流的阻力很大，攢繃帆船，一小時只行三五里。過嚴子陵釣台，幼時讀嚴先生祠堂記，「雲山蒼蒼，江水泱泱」的富春江上，以及讀徐霞客遊記時，心神嚮往的這一帶的名山勝水，現在已經親臨，我感着快意。在將近建德東關地帶，在一個江灣的所在，地勢突變，水流更峻急，船從黃昏到薄暮，僂爬不上這個灣子，從迂緩的前進，以至於走不動，以至於後退了，只好撤卸一串尾巴，只拖一串，才上去，回頭來再拖另一串尾巴。

船泊建德東關過夜。廿二日晨，進城去探訪本隊消息，聽說已經開走，但開至何處則不明。我們決定跟隨總部留守處開江山，到江山後，當可知道他們。從建德向上流，從船已不能再前進，我們的帆船緩慢地等着。江水不像下游的黃濁色，變成清的，水淺，可以看見底，水底完全是巖石和大小鵝卵石的石塊，撐船篙子鐵尖

在水中嘩嘩作響。我們上岸去步行，行在山道裏，行在沙灘上。江面並不闊，但江邊有的地段，却有廣闊的沖積的沙灘。沿路的山，有的山上有新培植的人造林，松林，縱林，還有雜樹林，都還在幼年時代。有的山斜面上，懸掛一方一方的耕地，麥子還沒有發青，只是黃土，敷在四圍的枯草黑土上，好像大棉襖上的一塊不合色的補綻一樣。有的山上，沒有樹林，沒有耕殖，只是一片荒草。江邊山裏，一兩家孤零零的草舍，五六家小小的村落，現在好像在冬眠時期，我們趕路匆匆，沒有空去找他們。道旁有很多紅葉樹，在枯寂的景色中，增加不少生氣，它不是楓，因為它的葉子是細長的單葉，蕭說它是油子樹，它有一串串黃果粒，那裏面可以榨出油來製臘燭。天下起雨來，我們趕忙走到江邊看船，看不見，也不知在前在後，對面有個鎮市，叫三河鎮。擺渡船在那邊，老是不過來。等得發急，呂發號一，二，三，我們齊聲叫「擺渡船！」叫了七八聲，才有人撐船過來。

二十三日船向蘭溪進發，我們又上岸走。田園裏一叢一叢的長梗綠葉，遍處都是，我們發見是甘蔗，向農家買，一角錢買四根，價格等於上海的十分之一。他們

說今年甘蔗賣不出錢來，杭州，上海的銷路都沒有了。我們在建德、桐廬，三河鎮，買橘子，一角錢買三斤，情形也是一樣。還有一種橘子，圓的，外形同美國橘子一樣，味道也不壞，要是把皮上面印上 U.S. Orange，在上海也可以一塊錢五隻，但是這裏只是一分錢一隻。這兒的甘蔗，橘子也和嘉興的薑，浦東的棉花一樣的厄運。一個朋友，他動了企業家的雄心，他說，他等抗戰勝利工作完畢之後，集資到這裏來開橘汁廠。

路上拙着浙江省立圖書館的職員，他們的圖書遷麗水，四庫全書運到江西去。他說他們在閩口僱用搬運的船隻，被我們搶來了。我們感到很抱歉。

將近蘭溪，遠看青山上一座高塔，聳入雲霄，這好像是蘭溪的標幟。江兩岸，山影遠遠圍繞，中間形成一片開闊坦平的原野。蘭溪城就建立在這原野上。浙贛路有一條支線，從金華通到這裏。走進市稍，八哥子在屋頂上，樹枝上吱吱喳喳叫成一片，我感到奇異，這裏爲什麼八哥像老鴉一樣的多？我又吃到一種叫做「鷄脚」的果子，一枝一枝的像棘樹果，味很甜，可是漿很少。她們說上海有的，可是我連



看都沒看見過。在街上，看見一大羣穿碧綠制服，沒有武器的女兵，注視她們的徽章，是浙江戰時地方醫院護士。我們歸隊心急如火，帆船慢慢的搖，一天至多搖二十里，計算還要五天才能搖到江山，實在耐不住。我們打電話到火車站問，有無車開金華，回答是沒有。再問汽車站，汽車是有的，但是車少人多，擁擠得很。我們決定明晨乘汽車赴衢州。

二十四日晨，我們帶行囊過江到汽車站，車上人已滿，外面還有許多人在向裏面塞，要求站長添開一部，他說要等別路上的車回來再看，「夜長多夢！」我們先把行囊塞進車箱裏，隨後人又往裏擠，站在裏面，腳要移動一下的地位都沒有。車過渡船，需要旅客下車，這給我們透一口氣，活動活動血脈。有位置坐的人，他們死守他們的位置，不肯下來，怕被別人乘機搶去。車行四小時到衢州。知道兩點鐘有開江山的車，我們決意去江山。汽車站在火車站旁邊，火車站沒有站房，沒有月台，我們覺得奇怪之至，還是沒有築呢？還是被敵機炸燬了呢？我們也無心去問究竟。到江山的汽車，我們優先取得了坐位，人還是擁擠，不過比蘭溪來擠得鬆一點

• 同車的有三個浙江戰時地方醫院護士，她們是江山鄉下人，有的從前在小學讀過書，她們在杭州受過三個月的救護及看護訓練，現在還沒有分配工作，請假回家去一下。她們很神氣，也似乎自覺很光榮，穿着那碧綠的制服。三時許車到江山，她們因為我們的地理不熟，要幫我們找我們的隊伍，經我們婉謝才能。我們把行囊安頓在車站附近旅館裏，沿中山路去走，去探詢我們的隊伍。走沒多遠，就碰見我們的同志。我們重新集合在江山。我們知道他們也遭過很多危險與千辛萬苦。

## 在江山

我們在南橋工作二十天以後，本來打算開周浦，南匯，川沙，繼續在浦東戰線工作，但到十一月初本集團軍奉命調滬西增援，本隊也隨總司令部去青浦，當到達青浦附近時，敵軍已在金山衛登陸，右翼不守，滬西戰線乃歸於解體，大軍後撤，於蘇滬，蘇嘉一帶，沒有站穩任何一個據點，沒有把持任何一處陣地，於是我們的工作乃沒有時間的餘裕來進行，而只有繼續不斷的退却行軍。於到達杭州時，奉令開江山待命。於是我們只好暫留後方工作。

我們到江山以後，首先感染的空氣，是民衆對於抗戰救亡一無所作爲，此外便是傷兵的恐怖，與抓壯丁，壯丁逃跑。我們認爲這些現象都是不應有的嚴重現象。必須立即清算加以改造。

這裏有一所軍政部的傷兵醫院，傷兵有三千餘人。都是東戰場作戰的負傷官兵

。由上海，杭州醫院轉來的。他們有的是重傷在院的，有的是輕傷或傷已痊愈的，他們在街頭上，在公路上，在村落裏，終日游蕩着。他們進茶館，進飯館，進貨店買東西，常常不照價給錢，或甚至簡直不給錢，吃了東西，拿了東西，揚長而去。常常闖進人家找女人調笑，碰到人借端敲詐，成羣結隊坐火車，坐長途汽車到幾十里百里外去玩，不管汽車是軍用或民用的他們闖上去佔領了大部分或全部坐位，在中途他們排隊攔車。他們也曾大隊蜂湧到縣政府去借錢，搗毀縣政府，毆打縣長。地方政府不敢管他們，醫院監理員是軍政部派的，也管不住他們，憲兵也沒有，就有憲兵，他們也會聚眾亡命對付。他們開口是「咱們傷爺爺，」氣燄萬丈。民衆們本來是同情他們的，後來變成討厭他們害怕他們，婦女有的遷家躲避，有的關緊大門不敢出頭。商店雖然還照常營業，但是一見「傷爺爺」闖進去，立即感覺要「觸霉頭」。

這種樣子真是太嚴重啦！我們去和他們接近，和他們談話，「你們爲國家受傷，是光榮的，是有功國家的。民衆是敬重你們的。政府是要優待你們的。但是你們

這樣的滋擾民衆，民衆都怨你們，怕你們，不尊重你們，也不來慰勞你們，你們鬧得太厲害了，是會受軍法制裁的，那樣一來，就不光榮了，就毀掉了你們的功勞。你們應該自重自愛保持你們已有的光榮，保持你們對國家的功勞。你們是英勇的戰士，你們爲國家不怕死，你們是民衆的模範。你們曉得日本強盜的可惡，我們不抗戰就要滅亡，你們懂得人民應爲國家而犧牲，假使中國人民個個都像你們，中國就靠得住有救了，我們就靠得住不會做亡國奴了。但是有許多民衆是愚蠢無知的，他們貪生怕死，他們只知道自己，不知道國家，他們不肯爲國家出錢出力，他們怕日本鬼子，日本鬼子來了，他們會投降。你們現在不上前線，在後方應該教育那些無知無識的民衆，叫他們明白，叫他們勇敢，這是你們這些光榮的戰士的責任……」

他們聽我們的話，雖然受感動，可是他們也說出許多不滿意的痛苦，與帶有辯護意味的原因來。他們說：「我們從前在上海醫院裏，每天有幾次民衆的慰勞，我們有很多食物調養，有很多衣服穿；此地的民衆從我們一來就沒有理會過我們。我們在醫院裏只是六塊錢一個月，不夠吃用的。醫院裏看護也不好（其實那班看護，我們

知道是努力工作的，不過都是男護士，沒有女的，他們感到沒有安慰，但是他們說不出口。）我們有四個月（從打仗後一個月直到現在）都沒有發餉。在這裏吃的，穿的，都苦得要死。確實的，這些事實，都使他們痛苦，血戰餘生，傷殘肢體，得不到政府的民衆的精神與物質的慰撫，他們何等感傷？一般無教養的士兵，在這種冷遇之下，心理上起了反動，而胡作亂攪，是當然的結果。我們對他們實不勝其同情。但是，對他們這種行爲必須加以糾正。糾正的方法，一面從他們自身的教育着手，另一方面要極力設法改善他們的生活，改善他們的環境。我們和監理員，和傷兵們共同協議組織「榮譽維持會」，每個病房推舉兩個人，共十八個人，組織幹事會。幹事會有維持榮譽的責任，監察同志們的行動，協助醫院處理膳食事項，辦理自我教育事項，召集會員討論生活改善辦法，檢查軍風紀，施行自我批評。我們每天派男女同志去教唱歌，政治講話，參加他們的生活問題討論，自我批評。同時，叫監理員報告軍政部轉令各該傷兵所部發欠餉。但是，那時候，這種要求，經過很多時間，依然沒有辦到。同時，許多傷愈士兵，他們願意歸隊，但也因爲不知部隊何在

無法歸隊。對於他們物質生活的救濟上，異常困難。在教育方面，有用當進步，我們已發見許多分子態度行爲都表現得純正了。雖然也還有很多人有意願的氣分，「吊而郎當」的氣分，不受規律的無意識的衝動的行動，——精神上的變態現象，教育還沒有能夠改變他們。中國基督教青年會軍服務部接辦本地的負傷同志俱樂部以後，他們也不再像從前一樣，拿胡琴，拿球帶走了。

十二月中旬，敵軍陷安吉，孝豐，攻杭州，浙西吃緊，漢奸深入後方，暗中活躍，散布謠言，擾亂地方秩序，而傷兵的游手好閑，以及不滿的情緒，成爲他們利用的好對象。這時候，在傷兵中間，流播着層出不窮的謠言，說是玉山槍斃傷兵，說是要把各處傷兵押上前線打仗，同時，傷兵中說待遇太壞，仇視當局，仇視人民的話，突然尖銳起來。某晚，傷兵與某部在火車站發生衝突，互相毆打並開槍轟擊，結果傷兵死二人，傷五人。某部也傷三人。而事變發生的原因，純係由於傷兵的無故滋鬧，借端尋釁。醫院當局漸漸發見傷兵中漢奸活動的證據，並且已有組織化的存在，這種組織，是兄弟會，互助會的名義，有一個連長，他是常常發憤不平

，煽動的調子，受他迷惑而團結在他周圍的傷兵，有七八十人之多。他並且還帶着手槍。從他們中間，暴露出一種驚人的計劃來，他們要用突襲，劫奪保安警察隊，本集團軍留守處的槍械子彈，然後劫掠全城富戶及商店，然後退到山裏打游擊。這種計劃的暴露乃迫令縣政府，保安警察隊，及醫院負責方面，圖謀消滅這種危險。某夜，大批保安警察隊包圍醫院，入病房搜查，逮捕該連長及其它三人，取得漢奸通信符號，並根據他們的線索在外面捕獲漢奸一名，結果，槍決了他和那個漢奸連長。槍決以後，怕被他愚弄的傷兵羣衆暴動，無形戒嚴。而許多被他愚弄着的傷兵，都說，「他是好人，縣政府故意陷害他，來對付我們，」後來把他的漢奸的事實和證據告訴他們，他們才沒有話說。但是他們在這次事件以後，發生恐怖，有很多人跑走了，有很多人晚上攜帶被子到山上去睡覺，不敢留在醫院裏，怕縣政府繼續來包圍抓人。

另一個嚴重問題是壯丁徵調，訓練，壯丁逃跑，用繩子捆壯丁。

壯丁徵調這件事，要算是抗戰發動以來的軍事上，政治上，頂頂「糟糕」的現



象了。這「糟糕」的現象，雖然我是就江山縣的經歷說，但是不僅是江山一縣，更不僅是浙江一省，全國除少數省區外，差不多是普遍現象。近來各省徵兵，雖然頗有改進，然而「糟糕」現象還是存在的。

江山一縣，有十萬多壯丁，然而每次徵調，都不足額。就我調查過的茅城鄉說，這一鄉壯丁有三千〇二人，已受軍訓的有一百〇五人，去年九月第一次徵調，派該鄉二十八人，只徵到十六人，不足百分之四十五。縣政府奉師管區命一再催促，還是沒有人。前帳未清，後帳又來，十一月初第二次徵調，派該鄉三十人，只徵到十九人，不足百分之二十八。縣政府三令五申地催着，依然交不出人來。而且那些已被徵調的，總有一半或一半以上是用繩子捆來的，捆來之後，得機又逃走，逃走又被捆來的。徵調完全變成強迫，被徵調而真心願意當兵的，簡直沒有一個。不但被徵調的逃亡，就是未被徵調的壯丁，也怕被徵調，四散逃亡。這些逃亡的壯丁，有的在外鄉挑担子做生意，有的跑到外鄉去做工，有的就只有流浪，有的竟入山爲土匪。縣政府徵不到壯丁，曾利用演戲爲餌，誘民衆來看戲，正在看戲的時候，派

一大隊警察包圍羣衆捉壯丁。於是弄得鄉下壯丁不敢上街，而跑到鄉下去，也放眼看不見壯丁。於是壯丁徵調，不但因徵調困難，使兵力補充大受防害，而且壯丁徵調竟使民衆生活痛苦，使後方社會秩序破壞。更離奇更令人痛心的現象，——江山常備壯丁隊的一個分隊，剛才召集來受訓，裏面全是面黃肌瘦，害瘡，害腿，害眼睛，貧血病肺癆病，不知多少，身體健全的，在全隊六十人中，沒有幾個人，好像專門挑選這許多殘廢病鬼，有氣沒力的人來當兵的。這些兵究竟有何用處？

何以弄成這種意想不到的現象的呢？難道中國人民都是甘心想做亡國奴嗎？絕不是！說他們無知識，絕沒有國家思想，自衛思想嗎？絕不是！說他們都是貪生怕死無恥的人民嗎？絕不是！假如有人這樣說法，那完全是胡說。

究竟是什麼原因弄到這種地步呢？第一，沒有宣傳，鼓動，沒有使民衆自覺和了解，沒有提起他們的熱情，只有命令，只有強迫行事，民衆本來和政府是疏隔的，他們對於徵兵，就只了解爲政府徵調他們去打仗送死。第二，地方政府和保甲機關，絕沒有嚴格依照兵役法規做，而且違法舞弊。他們原來的壯丁名冊，就是不實

在的，有錢有勢的壯丁，和保甲長有親有故的壯丁，花錢運動保甲長的壯丁，名冊上就沒有他們的名字。徵調時並不依照法規抽籤，而只由鄉鎮保甲指定。或抽籤並不莊嚴鄭重依照法規舉行，而只由鄉鎮保甲長隨便，並且不光明正大舉行。應被徵的只要運動鄉鎮保甲長就可以不徵，不應被徵的，如果你不運動鄉鎮保甲長，或與鄉鎮保甲長有仇隙，就偏被徵。壯丁可以買賣，抽籤中的壯丁，只要出幾十或幾百塊錢給鄉鎮保甲長，他們就可以代僱一個人替代。保甲長去僱一個人只要十幾塊二三十塊錢，其餘都進腰包。有專門賣自己的無業流氓，賣進去，逃出來，再到別處去賣，一個人可以做幾次生意。民衆與保甲長買賣的糾紛也層出不窮，有些貧農，他們賣去口糧，典質借貸籌「贖身費」與保甲長。壯丁徵調成爲鄉鎮保甲長的發財的營業。兵役法對於壯丁名簿，徵調抽籤，都有明文規定，並嚴定罰則，然而壯丁買賣竟成爲公開之祕密。地方政府知道這些事，故意裝聾作啞，他們有的與鄉鎮長上下其手，共同做買賣，有的是「只要能敷衍公事，管它怎麼徵調得來的」。

這樣一來，莊嚴神聖的兵役制度，就成爲「奸商的走私」，使民衆輕視兵役。

鄉鎮保甲長舞弊買賣，使民衆忿恨不平，「有錢則生，無錢則死，」他們沒有錢的只有逃亡的一條路。所以，就是買賣，也每次徵不足額。因爲買賣的關係；只要是一個人，不管他是癆病鬼，是殘廢，都可弄來充數，而且這些「貨色」是容易買的，價錢「便宜」的。於是就有江山縣的那樣「殘廢院」的常備壯丁隊。

現在，雖然在浙江有些縣已經改進，他們遵照法規抽籤，禁止買賣，開歡送壯丁入營大會，壯丁已有自願應徵者出現，逃亡的現象也少了。這是很大的進步。然而，這只有少數地方的進步，像前面說的那種狀態，還是很普遍存在的。而且僅僅這一點改進，也還是不夠的。要民衆認識兵役的莊嚴神聖，是國民的光榮權利，是國民的偉大的義務，必須在政治上有根本的作爲。我在戰前寫的民族解放戰爭的戰略與戰術一書上，在全國總動員論裏曾說「當此危急存亡，要求全國民衆爲國家效死的時候，爲促進民衆民族意識普遍的覺醒，愛國情緒普遍的發揚，爲舉國之戰的普遍動員，必須立即實行澈底的民主政治，付以真正的選舉，創制，複決，罷免的權力；付以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救國運動的絕對自由，恢復小百姓的中華民

國主人的地位，讓他們抓起政權，負起國民的責任……這要比一百萬個菲希特去演說要更爲得力，因爲這不是說教，這是生活的實踐。」要實行民主制度，腐敗而專制的保甲制度必須撤廢，代以村民大會，與民選的村長，鄉鎮民會與民選的鄉鎮長，縣自治議會與民選的縣長。民衆有國民的政治地位，與國民的政治生活，他們才知道國家是自己的。民衆有了普遍的組織，（保甲絕不是民衆自己的組織，保甲只是統制民衆的組織，）從組織中推動民衆普遍動員。在組織的教育與工作的推動力的鼓舞中，民衆的慷慨激昂的熱情，將波濤洶湧地激發起來。更要實行優待軍人家屬，使軍人出征後無後顧之憂。要壯丁熱烈從軍，不但對於壯丁本身需要組織與教育的工作，對於壯丁家屬——父母，妻子，同樣重要，因爲不喚醒他們的民族意識，不激發他們的熱情，他們的兒女情長，家庭身世的感慨與痛哭流涕，會摧折壯士之心。

再說壯丁訓練，不但江山，一般的都是完全在姿勢，步伐，隊形變化，內務整理，下工夫，戰鬥教練倒反馬馬胡胡，原來那些分隊長，中隊長，他們就沒有什麼

戰鬥經驗，新的戰術更莫明其妙，而且軍事訓練，許多地方連槍都沒有，例如江山的常備壯丁隊就是，這種軍事訓練內容的空虛就可想而知。一縣有一個社會軍事訓練部，是軍委會派遣的，他們人少，單是軍事教練，他們已經照顧不過來，然而他們偏要包辦，不但包辦軍事訓練，而且還要包辦政治訓練，他們的政治訓練，就是每天一次的精神講話，那些所謂「精神講話」就是教條式的教訓，那些教條的內容不是空空洞洞，就是公式的老套訓話，對於文化落後，沒有自覺的壯丁的頭腦，實在不發生大作用。我們認為政治訓練最直接的目的是在於提高士兵精神戰鬥力，保障軍紀與軍令的執行。這個目的要求訓練使士兵明瞭這次全民族生死存亡的決鬥的意義，國民與國家利害關係的一致，衛國就是自衛，全民總動員的意義，敵我力量的對比，抗戰的現勢和前途，我們最後勝利的條件等等。而講話的方法，必需從壯丁的原來的生活上出發，推展到國家與戰爭。這才能切切實實轉變他們的只看見自己不看見國家的頭腦，才能轉換他們的自私自利的懦弱的心性，而成爲剛毅忠勇的戰士。還要用種種敵人的殘酷無人性的暴行穿插在裏面，以激發他們的憤怒，慷慨激

昂的感情。還要教他們唱救亡歌曲，以發展他們的抗敵情緒，打破兵營裏面單調枯燥的規律訓練。還要改造兵營生活，使他們自己組織，管理自己的膳食，衣裝，衛生，娛樂，種種日常生活事項。使他們實行自我教育，組織讀書班，識字班，讀報，時事報告，問題討論會，工作與生活的自我檢討等等。使他們實行自覺的紀律，讓他們明瞭軍隊紀律的重要性，讓他們自己集體的討論出紀律的規條，大家遵守，用自我批評的方式執行紀律。不要用長官的命令方式，好像守紀律是爲的長官的命令，遵守紀律就是爲的遵守長官的命令，對於紀律本身的意義，士兵反而不知道，所以，那種紀律，是虛偽的紀律，強迫的紀律，森嚴而冷酷的紀律，那種紀律，士兵是討厭的，所以常常會犯紀律。這種強迫的紀律與強迫的執行作戰命令，自然不如自覺的紀律與自發的勇敢作戰。

常備壯丁隊的分隊長，因爲沒有人担任政治講話，在我們去參觀之後，他請我們去担任政治講話，我們去担任講話，教唱歌，報告時事，講抗敵的英勇故事，教救護，打架，這些對於他們，一切都是新鮮的，有意味的，兩星期以來，有一個最

顯著的收穫，他們沒有逃跑一個。一個單元過去了，我們還想再接一個單元，但是我們聽說社會軍事訓練部對於那個分隊長請我們擔任政治訓練很不滿意，竟把分隊長免職。我們知道那個分隊長是刻苦振奮的，我們不知這種包而不辦主義究竟是何用心？

壯丁隊的生活待遇也是太過惡劣的。四塊錢一個月的伙食，一隻沒有油的素菜，還不夠吃，制服是破爛不堪，據分隊長說，還是廿一年開始壯丁訓練時製的，後來歷年的壯丁訓練都用它，現在已經五年多，真是傳家的古董了，可是你進去一着，你會看成它是一個拘留所，或是乞丐收容所。實在不成樣子。這種待遇也足以影響壯丁的身體，精神，影響壯丁輕視入營，討厭入營，逃避入營，而入營之後天天想法逃走。江山縣雖窮，然而六十套粗布制服，又能所費幾何？可見這些縣長，對於這樣重大的事，是如何的不負責任？

現在浙江有些地方在徵調壯丁時，把壯丁的制服及雜費，每人七塊錢，完全歸壯丁所在地的地方負擔，而被抽的壯丁自己，也被攤派出一份錢，這真是「豈有此



理」！

江山教育界戰時教育工作團的成立，縣黨部定要把它放在抗敵後援會的組織系統之內，教員們對於這點不同意，我們勸告縣黨部不必要採取這樣方式，縣黨部所領導的抗敵後援會，如果能積極工作，善於領導，當然各民衆團體都願意接受抗敵後援會的領導，不需要把民衆團體歸併在抗敵後援會的組織系統之內，各民衆團體當然應該參加抗敵後援會，但抗敵後援會需要採用民主的方式。後來終於沒有併入，而縣黨部對於教育工作團的呈請登記，遲遲不予批准。在縣城成立教育工作團之後，我們又在清湖鎮推動教育工作團的成立，議定工作大綱，主要內容是：辦理戰時民衆學校，推行學校戰時教育，學校學生軍隊化，推動學生的組織和工作等等。

- 在茅坂鄉，我們推動抗敵後援會分會的組織，想在茅坂鄉的一個中學的師生爲中心幹部，該校教員熱烈願意成立這個組織，希望地點就在茅坂，以利工作，但是縣黨部不肯同意，它偏要把分會移到鳳林鄉，但鳳林鄉却沒有工作的人。

山縣的封建氣息，十分濃厚，婦女智識分子原來就很少，戰時也不看見婦女

活動的影子，經過我們女同志長時間的搜集人物與奔走鼓動，並費了很多氣力克服家庭的障礙，婦女戰時工作團才成立起來，在成立大會已經開過，幹事部已經選舉出來以後，縣黨部派員出席幹事會，要求婦女工作團併入抗敵後援會，並謂幹事會需由抗敵後援會委任。但這被婦女團反對而沒有能實行。婦女工作團工作很熱烈，她們出壁報，組織歌詠團，劇團，並成立看護訓練班，婦女的活動，在江山真是空前未有，這對封建的頑固壓迫，婦女獲得一次勝利。可惜在我們離開江山以後，我們聽說，婦女工作團的工作消沉了，看護訓練班也因為沒有學生去上課而停止了。我回想當看護訓練班開學禮時，我的演說，「江山婦女運動的障礙特別厲害，婦女周圍的封建勢力的束縛並未消除，這自然要靠婦女自己繼續奮鬥，婦女們自己首先要改造自己的思想，看護工作，一般人還賤視這種工作，服侍傷兵，有些小姐們就不屑於做，然而她們沒有聽見敵人來了以後的姦淫，割乳房，說不出口的蹂躪婦女的行爲，這些小姐們不屑於做看護，難道等待敵人來給敵人蹂躪嗎？而況看護我們的戰士，絕不是賤役，而是光榮的高尙的救國工作，是婦女的應盡的神聖責任。現

在本地受傷的士兵之所以有違法亂紀的行爲，正是由於他們在病院裏沒有偉大而慈祥的女護士去安慰他們，教育他們，他們的精神變態的結果……」我是知道那批婦女，她們自己還沒有健全起來，她們更經不起我們走了以後的封建勢力的包圍反攻，於是她們的組織和工作都夭折了。

當我們要發動擴大宣傳大會的時候，和縣政府，縣黨部接洽，那個縣長竟大出於我們意外的說，「宣傳會是沒有什麼用處的，現在，我們需要的是辦法。」我心裏又不快，又發笑，「你知道你何以弄得沒有辦法的嗎？徵調壯丁，壯丁逃跑，攤派公債，有錢的不肯出錢，當真民衆都是傷心無恥甘願做亡國奴嗎？絕不是，真正的原因實在由於他們沒有清楚認識戰事的勝敗，國家的存亡與他們個人利害關係完全一致，以及辦事的官吏不妥善。現在你要辦法，辦法是有的，只要你能決心實行這些辦法。第一，要肅清貪污舞弊的鄉鎮保甲長，讓民衆選舉賢能由縣政府加委。第二，要鼓勵民衆組織。第三，要選派一批刻苦能幹熱心於救國工作的青年，下鄉幫助民衆剷除鄉政保甲長的虐政，幫助鄉鎮保甲長工作，幫助民衆組織與民衆教育

，而要實行這些辦法的**前提**條件，必須宣傳，深入宣傳，普遍宣傳，使民衆清楚認識戰敗敵人就來，敵人來了就殺人放火，姦淫擄掠，沒收田地財產；使民衆清楚認識國亡個人也不能生存，不能過活。只要民衆認識清楚了，再加上辦事得人，包你徵壯丁，募集幾萬公債，沒有一點困難。」他沒有理由來拒絕開擴大宣傳會，他同意了，他又不得不說，「你所說的辦法很有道理，我想儘可能的力量來進行，以後還望常常賜教，常常幫忙。」

擴大宣傳會開了，來的是傷兵，學生，警察隊，壯丁隊，以及一班非壯丁的，小的，女的，而壯丁依然**踴躍**參加。第二天，這個宣傳會又搬到清湖鎮去舉行。

縣長因爲上一次的談話的刺激，他發動一個「保甲推進員訓練班」，召集未就學的中學生，大學生，以及十幾個小學教師受訓，預備於受訓後，派赴各鄉推進保甲行政。我担任游擊戰術及中日力量的對比的演講。這時候，我們奉到總司令命令結束工作，待命解散。在這個時候，我們草成講義，完成我們的責任，精神未嘗鬆

懈一點。因為這個游擊戰術講演，聽衆特別感到濃厚興味，教育工作團發動組織游擊隊，開始研究及實際訓練，找我去和他們作一次談話，縣政府也將我的游擊戰術講義付印，以便供給各方面參攷。我曾經在訓練班及談話會中特別指出一點，就是江山縣各山頂上的礮堡必須撤除。礮堡在過去「剿共」軍事中，曾發生相當效果，使紅軍游擊運動受阻礙。現在敵情已經改變，全國統一一一致對外，礮堡已失其作用。如果不加撤除，則敵人來襲，可以利用我們的圍堡打我們的游擊隊。如果要打游擊，而不拆除礮堡，那簡直是和自己開頑笑。礮堡有沒有防禦日寇的作用呢？沒有的。因為礮堡只能對付沒有飛機大砲的武器的游擊隊發生作用，像敵人有飛機大砲，這種目標明顯，建築脆弱的礮堡，敵人一彈就叫它完結，所以這對敵人的防禦作用一點也沒有的。但是，如果被敵人佔據了，它利用優勢的火器來作防禦，那就不但我們的游擊隊要遭它打擊，就是正規軍也要遭它的打擊。徐州會戰，台兒莊等地的礮堡，被敵佔作據點，使我軍大受損害。證明我的話完全正確。

敵國公債攤派本國一萬元，四個月以來，一成都沒有收足，茅板鄉攤派一萬三

千四百四十元，四個月一個鋼板都沒有收到。有產者要用不動產抵押。不動產主要是田地，這完全是一個不能實行的辦法。因為地方金融枯竭，信用停止，市場上的田地買賣與抵押已經停止。用田地來抵押公債，政府拿到田地並不能變成錢。而且因為交通運輸的阻滯，農產品——米，麥，豆等都滯銷，價格狂跌，政府拿了田地，也不能收獲生產利息，而且還要付公債利息，這豈不是滑稽？而且，用田地抵押公債，這是政府逼人民破產買公債，政府不但在名義上，不願這麼做，而且在抗戰經濟上，這種辦法毫無益處。如果要將田地抵押銀行轉購公債，那就必須各銀行開放信用融通，同時，必須使交通運輸改善，使國內國外貿易活潑進行，農產物有市場，價格提高，銀行接受田地和農產品的抵押，才不致使大量放款，完全癱結，在沒有這些條件前，田地直接抵押公債或轉抵押的方式，都無實行可能。公債募集，在社會經濟的條件上，必須是吸收剩餘資金，以濟國庫之貧困，如果沒有剩餘資金可以吸收，公債募集實已無運用之餘地。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政府籌措戰費方法，不必着重於公債募集，就是募集公債也絕不能用攤派方式。現在，第一，需

要膨脹通貨，供給戰費，並令各銀行放款，恢復金融，恢復貿易流通，第二，應增加工商業的戰時利得稅。第三，應極力設法，恢復並發展對外輸出貿易，設法徵發民間現金，向國外借款，以應付購買軍火的需要。

在救國公債以外，其它徵募棉背心，棉被運動，也是實行攤派辦法，各地都是一樣，完全不鼓勵民衆的自動性，一切都是命令形式，勒索形式，雖然只是一點小費，雖然名義是那麼正義感人，然而一經強制攤派，把一切的好事都弄壞了，民衆簡直是被勒索的一副情態，好像他們的良知良能都喪失乾淨了似的，看來實在令人傷心。另一方面，保甲長的攤派棉背心，棉被，又是一筆「揩油」生意。棉被三元一條，棉背心七角一件，民衆都是繳錢，由保甲長收繳給鄉鎮長，鄉鎮長收繳給縣政府，由縣政府代製，層層揩油，究竟還有幾分之幾送上前線，只有天曉得。

在我們奉令結束工作待命之後，我們開一個全體大會。我們決議組織流動工作團，繼續維持我們的工作。但是幾天之後，總司令又令本隊暫勿解散，並即行開赴前方工作，我們歡樂地興奮地開赴前方。

## 四百里徒步宣傳行軍

我們從江山開到建德，這時候，敵軍已迂迴富陽，佔領杭州，並溯錢塘江西上進攻新登，桐廬，建德城已充分呈現動搖不安狀態，富有的人，皆已逃亡，普通人也已準備逃亡。我們駐嚴州中學，這個中學早已停課，現在被浙江大學借用，但浙大也在封船向江西吉安遷移。浙大在建德三個月，除學生會出一張小日報外，好像沒有對建德民衆發生什麼影響。據說學生方面會要求學校當局實行戰時課程，戰時學校生活，減少功課上的時間與精神的壓力，以便做救亡工作。但未得學校當局許可。因為他們要走，我們邀請他們開一次話別會。學生到一百多人（尚未走的最後一批）。我們報告戰局的現狀，以及政治，軍事的檢討，指明大學生對於民族解放戰爭所應負的神聖責任。他們提出了些問題——抗戰的前途將怎樣？我們勝利的條件在那裏？各黨派合作的確實性問題，我們都一一詳細提供我們的意見。他們對於



我在報告中所提出的大學生應當去組織民衆動員民衆，並發動游擊戰的意見，對於大學生應參加軍隊工作的意見，對於民衆工作的執行等等，並沒有提出研究。最後，我們鼓勵他們，努力爭取戰時學校生活的實現。

我們和地方當局接洽之後，知道他們當此敵軍迫近，局勢嚴重之時，什麼準備也沒有，什麼辦法也沒有，雖然也曾有組織壯丁，武裝游擊的計劃，然而組織，武裝，訓練，具體步驟一點也沒有進行。

我們在南門外舉行一次街頭宣傳，在演劇之後，繼以唱歌，許多觀衆都跟着我們唱起來。我演說：「敵人快要打來了，各位怎麼辦呢？逃嗎？沒有錢到那裏去過活？投降嗎？東洋鬼子要叫你做苦工，要姦淫你的妻女，你一句話不對，它把你一刀殺死，它叫你當漢奸，當漢奸就要被中國軍隊殺，如果你是壯丁，你投降它也要殺掉你，或者把你送進軍隊替它打衝鋒，叫你死。所以，逃走和投降都是死路一條。什麼才是活路呢？只有大家組織起來，武裝起來，打游擊，保衛我們的家鄉，保衛我們的田地。不要怕鬼子厲害，它沒有多少兵開到我們鄉下來，我們這裏是山地

，它的飛機，大砲，坦克車都沒有用，我們的游擊戰就可以對付它。不要怕沒有武裝，只要我們組織起來，我們可以跟政府要槍，可以奪取鬼子的槍來打鬼子，沒有多少槍，鋤頭，大刀都可以殺鬼子。只要我們大家齊心幹，拚死幹，我們就可以保衛住我們的家鄉，保衛住我們的田地。大家須要知道，不拚命幹也是死，與其白白的被殺死，或凍死餓死，還不如拚死幹還可以求生。到了這種地步，只有拚死，才能求生。」接着我又簡單說明，打游擊怎樣打法，東北義勇軍怎樣起來的，怎樣擴大的，怎樣打死多少敵人，搶奪多少武器的？大家聽得雄壯起來了，眉飛色舞起來了。大家跟住我們一起喊口號，興奮着散會。本來想乘機發動一個游擊隊的組織，但看觀衆，都是烏合之衆，過路的鄉下人，船夫，挑担子的。我們決意到各個羣裏去分別組織，發動。

我們正準備本城的宣傳大會，分頭派人下鄉進行組織游擊隊的工作。但是出於我們意外的，總司令命本隊開向後方，徒步行軍，並在所經各地進行工作。我們昨天聽總司令的報告，對於指揮作戰上，很不如意，很痛苦，恐怕決心辭職罷！

十二月二十四日晨，我們的徒步宣傳軍開始四百里的行軍，從建德城湖錢塘江而上。行三十里，到達大洋鎮，日方午，打尖，吃飯，舉行一個街頭宣傳。工作完，立即出發。又行三十里，下午五時，到達三河鎮，此處是預定的宿營地。我們卸下我們的背囊，和步槍，子彈袋，（我們有十桿步槍，用爲自衛，揩槍的是我們自願的警衛隊，我是喜歡拿武器的，是警衛隊之一。）外務科同志立即出發調查，與地方機關接頭，宣傳科同志立即佈置晚間的宣傳大會會場。

三河鎮在建德縣的陳村鄉，全鄉有一萬一千餘人口，壯丁有一千，壯丁隊沒有召集。我們在走來的路上，在本鎮，常常碰見稀疏的逃亡担子，年青人，老頭子，挑着舊木箱，破棉被，鐵鍋裏面堆着茶壺，飯碗，籬筐裏一個兩個小孩，婦人，大孩子，跟着担子後頭垂着頭默默地走着。問道他們上那兒去，他們說是「到山裏去」

宣傳會會場，在一個破廟裏，用長凳和木板，在殿上搭起一座台，掛上布幕，並且還租到一盞汽油燈。宣傳會內容主要的是演劇唱歌，用土話把劇意歌辭講給觀衆，觀衆是在恐怖與徬徨無計的情緒中被號召來的，他們男女老少一百多人靜聽着

歌聲，看到「放下你的鞭子」，他們也發出同情的歎息，看到「守住我們的家鄉」，他們也興奮地點頭。末了，我們招呼大家明天早上到這兒來開會。這次宣傳會，有三個塔斯社記者到東戰場視察，隨我們從建德來，他們也雜坐在我們的鄉民中，領略我們的宣傳工作。他們盛讚我們的不辭勞苦工作的努力。他們說，宣傳工作，能夠發展到這些偏僻的小地方，中國農民一定可以普遍動員起來抗敵的。我們告訴他們，這兒還不算偏僻，真正偏僻的地方，現在還沒有受到宣傳洗禮，就整個的中國說來，抗戰的宣傳動員工作還沒有普遍。

二十五日早上，我們的先遣隊先行出發，向蘭谿，大隊繼續出發，留下外務科同志三人，召集民衆談話會。

破廟裏陸續來了三十多個人，有幾個五六十歲的老人，其餘都是壯年人，有的是具有鄉紳風的保長，有的是樸實的種田人，許多人都拿着一根旱烟桿，時時送到嘴邊吸着噴出輕煙，左手提着一個細編竹籃，裏面有一瓦鉢火灰，用以取燧。還有幾個青年小伙子，也帶着這個。看樣子，他們還很鎮靜，但在遲鈍的腳步，與無

生氣而帶愁悶的情緒上，他們又顯得是惶惶不安與毫無辦法。我們首先把問題提出來：一敵人已經進攻新登，桐廬，說不定兩三天就會打到這兒來，怎麼辦呢？大家自然是打算過的了，預備怎麼辦呢？」大家沉默無言，我繼續說，「自然，有的人的辦法是逃亡，也許有的人想過敵人來就投順，歡迎，是可以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的。但是，……（我又摧毀他們的逃亡與降順的幻想，指明他們武裝抗敵，自衛，打游擊的出路，打游擊的方法，與打游擊的故事）」。某保長開口說，「有錢的人才能逃，我們沒有錢的，要逃，就是不死在路上，千辛萬苦逃到四川，也還要餓死在四川。只有糊塗蟲才想投降，明白一點的人都不會指望投降能保全自己身家性命的。」這個保長，他自己的心理狀態怎樣，雖不知道，但他的這幾句表示，引起另外幾個老農夫的共鳴。我們問他們這一鄉有多少槍，他們說，快槍只有八枝，另外有些土槍，「有八枝快槍和許多土槍，就可以組織自衛隊，游擊，打敵人，」我接着說：「現在情形已經很緊急，應該立刻組織，立刻把各人家裏的槍枝集中，立刻號召肯幹的人報名，有槍的人，他可以把槍帶來參加自衛隊，有槍的人，他如果不參加自

衛隊，也要把槍交到自衛隊來，因為他一桿槍留着也不能自衛。」因為到場的人數不多，大家議定先行成立「陳村鄉自衛團組織委員會」進行組織，召集團員，集中槍枝各事，並舉五個人為委員。有一個保長，他是被推舉出來的委員之一，他說：「我們過去受游兵散勇，傷兵的滋擾很厲害，我們自衛團組織起來，就可以解決他們。我們的×同志立刻糾正他，「我們這個自衛團應該添兩個字叫做「抗敵自衛團」。敵人是誰？是日本強盜。我們這個自衛是專門跟日本強盜打的，不是打國軍的游兵散勇和傷兵的。游兵散勇和傷兵，他們雖然不守紀律，在地方上滋擾，但是他們究竟是中國人，究竟是替國家在戰場上効過力的。我們絕對不應該把他們當敵人，把他們當作敵人，不是自相殘殺嗎？游兵散勇和傷兵不好，我們應當說服他們，地方上人好好幫助他們，解決生活困難，吸引他們來參加自衛團，共同抗敵，增加你們的實力。假如自己火併，人和槍都拚掉了還能打日本鬼子嗎？」這種保長頭腦是如何糊塗。我們沒有時間多停留，幫助他們組織，訓練，幫助他們建立堅實的基礎。我們只鼓勵他們加緊努力，我們就去趕路上蘭谿了。

我們本來打算在蘭谿做一晚和第二天半天的工作。然而蘭谿的慌亂與崩潰的景象比建德要惡劣多少倍。商店大多數關門，有的雖然半開門營業，但好像是歇業賣殘貨似的，街上流走着無數的車子，担子，滿裝着行李，貨物，箱籠，物件，慌慌張張急急步匆匆的行人，整個的世界好像已到了末日，我們預定的工作計劃乃無從做起。

二十六日天雨，我們從蘭谿出發，冒雨行軍，有許多同志們戴笠帽，穿棕衣，赤足草鞋，塔斯社記者睹狀發笑，特為他們攝影。這在從蘭谿到湖鎮，路走得特別多，前兩天，每天約五十里，今天七十里，在湖鎮小學宿營，從建德到這裏，沿途各城市鄉村的中小學差不多都已停課，或已停課多時，學生退學是一個原因，教育經費困難又是一個原因。

二十七日雨未止，我被派為先遣隊之一，先行出發，大隊留湖鎮開宣傳會。到達龍游，我們首先訪問縣政府。縣長告訴我們全縣壯丁有四千多人，已受訓練的有三千五百人，有少數編入保安警察隊，常備壯丁隊要兩中隊，但均無武器。我說明

我們的任務和工作及來此地停留一天準備開宣傳大會事，他對我們的辛苦，表示客氣的贊佩，但他說，「這究竟有什麼實際效果呢？」他是和江山縣長一樣的觀念，他感到戰事的失敗，他對於前途悲觀，他的官做一天是一天，他雖然只求敷衍公事，但因環境困難，連敷衍公事也毫無辦法，他也希望有點辦法，但是他却不認宣傳民衆，喚醒民衆，動員民衆是辦法。在這嚴重的要求政治方面奮鬥的時期，然而他們這些縣長——政治工作的基層幹部，却是惘然不知所措！他們只貪圖做官，做到敵軍兵臨城下時，一跑了事，他們對於抗戰不負他們的地位上所應負的責任。他們這些寶貝傢伙，不夠也不配負這嚴重的責任。

我們繼續訪問縣黨部，問他們對於民衆組織，訓練，及武裝自衛的布置，他們說：「這些地，民氣懦弱，要他們武裝抗敵自衛是異常困難的。壯丁訓練是由社會軍事訓練部包辦的，我們當初要求担任政治訓練工作，他們不肯，後來我們只要求派一個政治教官，他們也還是沒有實際承認，現在也不知他們訓練的是些什麼。他們簡直好像把壯丁訓練當作「法寶」似的。」言下非常奮慨。我們驚異着，軍事委



員會派遣的社會軍事訓練人員和黨部也不能合作。後來他們又痛罵軍風紀的惡劣，過境軍隊到地方機關裏來要伙子，要供應，咆哮。在街上逢人便拉，連縣黨部的職員都被拉去了，由縣黨部的名義去要，也要不回來。全城壯丁都逃到山裏去，不敢出頭。我們說，「許多部隊風紀不好是事實，但這不能單獨責備軍隊，地方領導民衆機關也要負責，倘使能把民衆動員起來，組織起來，軍隊來需要民衆幫助，就由地方機關供給人伙，民衆也會自動幫助，就不會發生這種混亂現象了。」

因爲城裏民衆逃亡很多，我們的宣傳會到的人很少，只有二百多人。我們只要做到儘量發動，不管人如何少，決不放棄一個宣傳的機會。

元旦日我們在後溪街——一個小小村鎮演劇。這裏的鄉長他曾被過路軍隊綁過，勒索過錢，他看見我們這隊兵來，不管是什麼兵，他就「溜之大吉」。我們去找他談話，他一直沒有和我們見面。我們幾個人曾在汽車站旁一個茶館裏喝茶。老板和老板姑娘也訴說過路兵士喝茶吃飯不給錢的事。我感着難於答辭，我說，「軍隊吃民衆的東西，自然應該給錢，但是有的時候沒有一文錢，忍飢挨餓幾天沒得吃，

沒有辦法，他們是爲國家，爲民衆拚死打仗的，民衆也應該慰勞慰勞，送些東西給他們吃。」姑娘說，「軍隊要自己好，老百姓才能幫他們，安慰他們。」她的話引起我們對她的重視。「說不定敵人快要打來了，你們打算怎麼辦？逃走呢？還是歡迎，投降，當漢奸？」我們這樣問。她說，「不逃，也不投降當漢奸。它來了，我想假裝好意，燒茶做飯歡迎他們，乘他們不在意，我拿起一把切菜刀來砍死他們幾個，我也拚死算了。」「不錯，你是一位勇敢的有血性的女英雄，但是，你這種辦法，不容易成功，或者完全失敗，沒有殺死它一個，你自己反被他們殺死了。自然，你這樣死法，比那些不敢反抗，被強姦死的，被殺死的，是光榮，是有價值。但是，你既捨得拚一條命，你就可以有更光榮更有價值的事，真正的女英雄的事可做，你願意做嗎？」「什麼事啊？」她微笑着問。「拿一把刀，拚自己一條命，至多不過殺死它一個兩個，這個代價還是太小啦！你既有這樣的好志氣，假如你能夠把這鎮上這鄉裏的女人都說動了，聽你的話，把她們變成像你一樣勇敢，一樣不怕死，不屈服，一樣能夠殺敵人，有幾千幾百像你這樣的人，你們組織成女子軍，女游擊隊

，不一定光是女子，男人，你也可以說動他們，男女一起組織自衛隊游擊隊，有槍用槍，自己沒有槍，可以奪鬼子的槍，沒有槍也可以用刀，斧頭鋤頭殺敵人。包管敵人就是佔了衢州，它也不敢到鄉下來，你們不是就可保住你們的家鄉嗎？它不敢來打你們，你們還可以去打它，把鬼子趕滾蛋。那才是了不起的民族英雄啊！你以為對嗎？」我剛說完，她父親不等她開口立刻插上來說，「千萬不要組織什麼隊。」他轉眼看着我說，「你不知道此地鄉保長的厲害，你說這個，說那個，叫他們組織什麼隊，什麼隊，鄉保長馬上就說你圖謀擾亂地方治安，小則壓迫你不要幹，大則把你抓到縣政府，請你坐監，你有冤無處伸。如果我們要我們幹，你們給我一張委任狀。」這一席話把我們弄得沒有話說，他女兒沒有話說。我自己想，我們是沒有下委任狀的權力的。半晌，我勉強說，「怕什麼？你們能說動了多少人，大家齊心，就有勢力，鄉保長就不敢陷害你們啦！你要委任狀也可以，不過，你拿委任狀來做事，別人又以爲你是坐官哪，又不相信你哪，不聽你們的話哪！」

## 悼我們的隊長

「脫掉長衫，同赴戰地，一面喚起民衆，一面教育自己。我們願在槍林彈雨中，把身體練成鐵，把意志練成鋼，把大家鍊成分不開的集體。以熱誠勵士氣，以鮮血染征衣，努力！努力！動員全國同胞，爭取抗戰到底。努力！努力！動員全國同胞，爭取抗戰到底。」

這是我們第八集團軍戰地服務隊的隊歌，這首隊歌是我們的隊長——亦石先生的作品，這首隊歌是亦石先生領導戰地服務隊工作的懷抱，這首隊歌是亦石先生和我們全體同志開始戰地工作的誓辭。

我們的工作目的和計劃——動員戰區全民衆，實行軍民聯合抗戰，要動員民衆，自然必需組織民衆，訓練民衆，然而那時候的我們戰地服務隊，還是全國作戰軍隊首創的附屬組織，是第八集團軍總司令張向華將軍感於軍民合作抗戰的迫切的必要

，找我們去担任動員民衆工作的，我們的組織，不是軍隊裏法定的組織；我們沒有政治權力，因此，我們去宣傳民衆，組織民衆，訓練民衆，常常被地方機關所猜忌，所阻礙，甚至於用某些辭令來拒絕我們做工作，這種痛苦，使我們熱血而單純的同志們，憤懣，氣沮，然而我們的隊長常用他那明達的見解，溫和的語調，說服我們，安慰我們，使我們不灰心，不消極，韌而不折地工作下去。同時，他又以偉大的精神與赤誠的態度，耐心地去感化那些阻礙，拒絕我們工作的人。使我們和地方機關減少摩擦，使工作進行比較順利，使我們的工作多得些收穫。

我們是無孔不入地找工作對象和工作機會的，又因為我們工作是流動的，這裏兩星期，那裏十天，所以，我們每到一縣，都要在這短時間內，把一切工作，在城市，在鄉村普遍發動起來，完成預定計劃，於是就在這短時間內，做各式各樣的宣傳——標語、壁報、畫報、傳單、特刊、小冊子、報紙副刊、演戲、歌詠、以及各種形式的民衆集會，到各種人羣裏而去活動組織，成立組織，並進行各種各式的訓練工作，同志們常常一晚來回跑三十里去上課，我們每天早上六點鐘起來，常常十

二點鐘才睡，有的時候因為工作太緊迫，不睡覺。我們的隊長是經常睡得遲的，他的對外活動，對內壁畫工作，檢查工作，寫文章，等等繁重的事務，常常我們已差不多吃完飯，桌上賸些殘羹殘菜，他來吞一盤冷飯就算，他因工作的操勞，把妨害衛生的問題全忽略了。

我們這一隊是文化人的集合體，文化人一般的通病。是大家都自命不凡，誰都不大看得起別人，我們隊裏是有階級編制的，最初，階級低的人，很有些不滿，因此，同志間精神上總有一點薄片在隔離着，可是，後來，在我們隊長的親切而真摯的同志愛溶滌中，這一片薄膜也就消解了。文化人有點浪漫性的，受不慣軍事紀律的，最初，大家頗以軍隊式生活為苦，但是，在我們嚴肅而刻苦工作的隊長的模範之下，同志們克服了文人的弱點。

我們每天早上六點半鐘全體練習唱歌，我們的隊長不會唱，但是他沒有一天缺過席，他不會唱也要上班，他恐怕他一不來，同志對於唱歌就懈怠了。我們最初每天早上有軍事訓練，從立正，少息，開步走起，到軍體演習，武器使用，我們少將

隊長，是最熱心的學習者之一。

我們能夠在投入一個新的工作環境中，把握住新的工作方式，運用一切適應環境適應對象的方法，使民衆覺醒過來，動員起來。我們每到一處，在民衆中總是留給民衆一個最好的印象，他們覺得我們是能夠替他們想一切辦法的，在敵軍侵入的恐怖罩在他們頭上的時候，他們總是要我們留在他們那裏，幫助他們自衛，不讓走了，他們依戀不捨地送行，他們許多人哭下來，我們的隊長和我們一面鼓勵他們，一面也悽然下淚。

當我們在浦東工作的時候，浦東瘧疾流行，我們幾個同志都傳染了，我們的隊長也傳染上了，但是他除了發作時輪上床外，他還是照舊工作着，幾天不吃飯了，還是照舊工作着，我們勸他進醫院，他老是不肯，經過一個星期多，他的病狀複雜化了，醫生說是轉爲傷寒的症候，他才進醫院去，住了幾天，病狀無起色，當我去看他的時作，我向他報告戰況和工作，他還要仔仔細細地問這樣，問那樣，在我勸告他：「你請安心！同志們都是熱誠而努力的工作者，你不在也決不鬆懈一點」之

後，他才滿足地說：「這班同志實在令人可感！」而沉默下去。噫！想不到這句話，竟是最後和我說的一句話，想不到這竟是最後一次的晤面！

第二天的晚上，我們依照預定計劃開青浦，這天，敵軍雖已在金山衛登陸，但據報敵軍僅佔得海邊一個據點，正被我軍包圍殲滅中，隊長不能隨隊走，然而我們却絕未感着局勢之嚴重，而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去。等到第二天我們在松江，聽到敵軍已由米市渡過江而進迫松江城下，而撤退時，我們全隊都痛苦起來——最大的痛苦，「恐怕隊長要被俘擄了！」以後，我們輾轉在浙江工作，多方探聽，始終得不到他的消息，我們一直在捕苦着，到漢口來，聽到他的死耗，我們痛苦更加深一層，這已成爲一個永遠的遺憾！（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載新華日報）